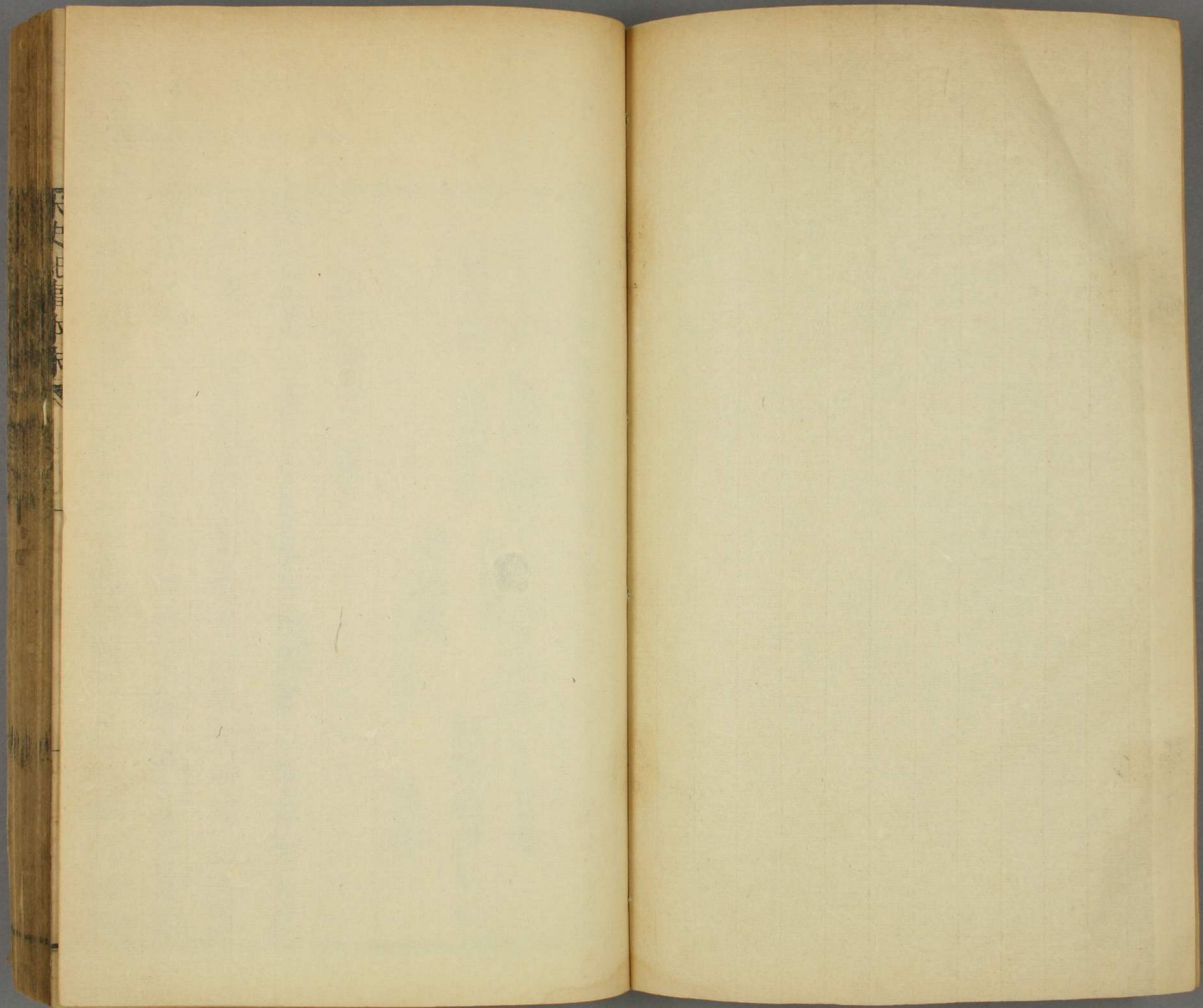




伊
271
14

宗十四完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百一

所錄支
有物那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北方諸儒之學

理宗嘉熙二年冬十月蒙古姚樞建太極書院於燕

京初蒙古破許州得金軍資庫使姚樞時北庭無漢

人士大夫太祖見之甚喜特加重焉及濶端南侵俾

樞從楊惟中即軍中求儒釋道鑿卜之人樞招致稍

姚樞楊惟中
建太極書院

271
14

請趙復為師
河朔始知道
學

眾及拔德安得趙復復以儒學見重於世其徒稱為
江漢先生既被凌不欲北行力求死所樞止與其宿
譬說百端曰徒死無益隨吾而北可保無他也復從
之樞於是獲觀周程性理之書至是惟中與樞謀建
大極書院及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子配食請
趙復為師選俊秀有識度者為道學生繇是河朔始
知道學

姚樞辭官隱
蘇門山

淳祐二年夏四月蒙古姚樞辭官隱輝縣之蘇門山
作家廟別為室奉孔子及宋儒周程張邵司馬六君
子像刻小學四書併諸經傳註行于國中

忽必烈徵許
衡為京兆提
學

寶祐三年二月蒙古忽必烈徵許衡為京兆提學衡
懷慶河內人幼有異質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
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此而已乎師大奇之
謂衡父曰兒穎悟非嘗他日必有過人者吾非其師
也遂辭去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亂世且貧無書嘗
從日者家得書疏義避亂徂徠山得易王弼說夜思
晝誦身體而力踐之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
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取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

或問之曰非其有而取之不可也人曰世亂此無主
曰梨無主我心獨無主乎既而往來河洛問從柳城
姚樞得程朱氏書益大有得尋居蘇門與樞及竇默
相講習慨然以道自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
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任也凡喪祭
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學者寢盛衡嘗語之曰
進學之序必當棄前日章句之習從事于小學因悉
取向來簡帙焚之使無大小皆自小入學是時秦人
新脫于兵欲學無師聞衡來人人莫不喜幸於是郡
縣皆建學民大化之

同召
與許衡

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主召竇默許衡至開平默肥
鄉人金末避亂轉徙隱于大名與姚樞許衡相講習
至忘寢食蒙古主在潛邸嘗召之默變姓名以自晦
使者俾其友人往見之微服踵其後默不得已乃拜
命既至問以治道默首以綱常爲對且曰失此則無
以自立於世矣又言帝王之道在誠意正心心既正
則朝廷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蒙古主敬待加禮久之
南還至是復與衡同召

王文統以言
利進姚樞竇
默許衡力言
其非

二年五月蒙古以姚樞爲太子太師竇默爲太子太
傅許衡爲太子太保皆辭不拜時平章政事王文統
以言利進爲平章政事樞樞輩入侍言治亂休戚必
以義爲本文統患之竇默復于蒙古主前力言文統
學術不正必禍天下蒙古主曰然則誰可相者默曰
以臣觀之無如許衡蒙古主不悅而罷文統疑衡與
默爲表裏乃奏授樞等東宮三師陽爲尊用之實不
使數侍蒙古主也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因東宮以
避禍與樞拜命將入謝衡曰此不安于義也且禮師

傳與太子位東西向師傳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
此乎不能則師道自我廢也因相與懷制言太子未
立豈宜虛設官稱乃改授樞大司農默仍侍講學士
衡國子祭酒未幾衡稱疾還懷孟

度宗咸淳七年六月元主復召許衡拜集賢大學士
兼國子祭酒卽燕京南城舊樞密院設學衡聞命喜
曰此吾事也因請徵其弟子王梓耶律有尚姚燧等
十二人爲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穉衡待之如成人
愛之如子出入進退其嚴如君臣其爲教因覺以明

許衡喜就國
子祭酒之名

善因善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爲張弛。課誦少暇。卽習禮。或習書筭。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之道。

九年秋七月。元許衡請還懷孟。元主以問翰林學士王磐。磐對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事。宜勿聽其去。元主復命諸大臣議其去留。竇默爲衡懇請。乃聽衡還。劉秉忠、姚樞及磐默等復請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衡弟子耶律有尚、蘇郁、白棟爲助教。

庶幾衡之規矩。不至廢墜。從之。

張溥曰。余讀漢史。至新莽竊位。逢萌哭市。周黨杜門。公孫述僭號。譙玄吞藥。費貽漆身。鴻飛冥冥。不可勝數。及觀後世。蒙古初興。宋祚未絕。一時大儒如姚樞、竇默、許衡者。流相率事虜。因歎人不如古。讀書行道而不知海上之節者。又何衆也。樞初家柳城。後遷洛陽。宋九嘉識其有王佐畧。楊惟中與之偕觀。元太宗旣而世祖辟召。相得益深。默廣平肥鄉人也。元兵伐金。被俘脫。

歸後通經術。還鄉教授。世祖在潛邸。卽強官之。二人託辭。固謂中原已喪。踐土安歸。明君在上。干旄浚郊。則有執此而往。爾然。理宗尚儒。修明濂洛學士。聞風萬里。景赴爲樞。默者棄鄉里。挈妻子歸。命中朝。綱紀文治。何所不可。而棲遲本土。俯首北狄。無李斯燒書之憤。爲齊魯抱器之逃。竊不解也。衡避難。咀喙往來河洛。蘇門得友。慨然任道。中國師表。舍我其誰。亦羈縻元爵。未能裂冠。卽爲之解者曰。召以議道。則往。召以制

官。則往。召以立教。則往。召以作曆。則往。合是無往焉。儲師不尊。則辭。禮不繼。權臣不去。則辭。問伐宋。則不對。居於朝。未嘗三年淹也。然身登師。傳道贊興。朝以堯舜之言。文韃鞬之俗。中書五事。謨謀不遑。雖晚歲病革。慚未辭官。遺命戒子。墓道書名。失身之辱。終莫洗矣。耶律楚材相二帝。闢草昧。開基元德。功侔周召。問其苗裔。乃遼東丹王突欲八世孫。父履。則金尚書左丞也。契丹貴種。金源相族。國亡臣讐。貳心蒙耻。勳高輔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
秦而志愧報韓北方學者節義風微殆繇此始
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十一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

北海馮琦原編

姪聞升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男永錫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蒙古南侵

理宗寶祐四年八月蒙古諸王亦孫哥駙馬也速兒
等請伐宋蒙古主命諸王阿里不哥居守和林阿藍
答兒輔之自將南侵繇西蜀以入先命張柔從忽必
烈攻鄂趨杭州搭察兒攻荆山又詔兀良合台自交

蒙古主三道
寇宋

劉整等軍敗
紐璘入成都

廣引兵會鄂李全于瓊進攻海州漣水軍等處蒙古
主進次六盤軍四萬號十萬分三道而入蒙古主繇
隴州趨散關諸王莫哥繇洋州趨米倉萬戶李里義
繇潼關趨沔州

六年二月蒙古紐璘將前軍欲會都元帥阿荅胡于
成都蒲擇之遣安撫劉整等據遂寧江箭灘渡以斷
東路紐璘軍至不能渡自旦至暮大戰整等軍敗紐
璘遂長驅至成都擇之命楊大淵等守劍門及靈泉
山自將兵救成都會阿荅胡死紐璘率諸將大破大

淵等於靈泉山進圍雲頂山城擇之軍潰城中食盡
殺主將以降成都彭漢懷綿等州威茂諸蕃悉降蒙
古十月蒙古主渡江陵江至白水命總帥汪德正
造浮梁以濟進次劍門至苦竹隘守將張寶死之
十一月蒙古進兵圍長寧山守將王佐徐昕戰敗蒙
古進攻鷺頂堡城降佐死之繇是清居大良運山石
泉龍州俱降於蒙古十二月蒙古兵渡馬湖入蜀
詔馬光祖移師峽州向士璧移師紹慶府以便策應
光祖士璧以兵迎蒙古師戰於房州敗之蒙古主取

馬光祖向士
璧敗蒙師于
房州

隆雅州又取夔州楊仲淵以城降
開慶元年春正月己酉蒙古兵攻忠涪州漸薄夔境
詔蒲擇之馬光祖戰守調遣便宜行事 丁卯以賈
似道爲京西湖南北四川宣撫大使移馬光祖爲沿
江制置使似道尋兼督江西二廣軍馬 蒙古軍破
利州隆慶順慶諸郡 蒙古兀良合台率四王兵三
千蠻獍萬人破橫山徇內地乘勝破賓州入靜江府
連破辰沅官軍斷其歸路兀良合台潛出官軍後命
其子阿木橫擊于前官軍退走遂壁潭州城下 二

月蒙古主遣降人晉國寶招諭合州守將王堅殺之
蒙古主遂命大將渾都海以兵二萬守六盤乞台不
花守清居山又命紐璘造浮梁于涪州之蘭市以杜
援兵蒙古主自雞瓜灘渡直抵合州城俘男女萬餘
堅力戰以守蒙古會師圍之 六月四川制置副使
呂文德帥兵攻涪浮梁力戰得入重慶遂率艤幢千
餘沂嘉陵江而上蒙古史天澤分軍爲兩翼順流縱
擊文德敗績 秋七月蒙古兵圍合州自二月至于
是月守將王堅固守力戰蒙古主屢督諸軍攻之不

呂文德力戰
入重慶爲史
天澤所敗

蒙古蒙哥攻
合州不克死
於城下

克前鋒將汪德臣選兵夜登外城堅率兵逆戰遲明
德臣單騎大呼曰王堅我來活汝一城軍民宜早降
語未既幾為飛石所中因得疾死會天大雨攻城梯
折後軍不克進俱退蒙古主蒙哥卒于合州城下或
傳中飛矢死諸王大臣用二驢蒙以繒櫬負之北行
合州圍解捷聞加堅寧遠軍節度使 八月蒙古忽
必烈遣王維中郝經宣撫荆湖江淮將歸德軍先至
江山經言于忽必烈曰經聞圖天下之事于未然則
易救天下之事于已然則難已然之中復有未然者

此書國信州中
且其兵力保
此時蒙哥死
子忽必烈將兵
於合州不克死
於城下

使往者不失而來者得遂是尤難也國家奮起朔漠
滅金源并西夏取荆襄克成都平大理躡蹠諸夷奄
征四海垂五十年而一之以兵遺黎殘姓游氣驚魂
虔劉靡盬殆欲殲盡自古用兵未有若是之久且多
也且括兵率賦朝下令夕出師闔國大舉以之伐宋
而圖混一以志則鏡以力則強而術則未盡也苟於
諸國既平之後創法立制敷布條綱任將相選賢能
平賦足用屯農足食內治既舉外禦亦備今西師之
出久未即功兵連禍結底安於危王宜遣人稟命行

在宐喻宋令降名進幣割地納質偃兵息民以全吾力而圖後舉稟命不從然後傳檄示以大信使知王仁而不殺之意一軍出襄都一軍出壽春一軍出維揚三道並進東西連衡王處一軍爲之節制使我兵力嘗有餘裕如是則未來之變或可弭已然之失或可救也議者必曰三道並進則兵分勢弱不若併力一向則莫我當也曾不知取國之術與爭地異併力一向爭地之術也諸道並進取國之術也昔之混一者皆若是矣晉取吳則六道進隋取陳則九道進宋

之於南唐則三面皆進未聞有一旅之衆而能克國者或者有之僥倖之舉也昔秦王問王翦以伐荆翦曰非六十萬不可秦王曰將軍老矣命李信將二十萬往不克卒以兵六十萬畀翦而後舉楚蓋衆有所必用事勢有所可懸料而倖取者故王者之舉必萬全其倖舉者崛起無賴之人也若直前振迅銳而圖功一舉而下金陵入臨安則可也如兵力耗敝役成遷延進退不可反爲敵人所乘悔可及乎固宐重愼詳審圖之乃會兵渡淮忽必烈繇大勝關張柔繇虎

忽必烈必欲立功遂遣董文炳等渡江圍鄂州

頭關分道並進官軍皆遁時忽必烈得沿江制置司榜有云今夏謀者聞北兵會議取黃陂民繫棧繇陽邏堡以渡會于鄂州忽必烈曰此事前所未有願如其言及至黃陂漁人獻舟且為鄉導九月宗王莫哥自合州遣人以蒙古主函訃告忽必烈請北還以繫人望忽必烈曰吾奉命南來豈可無功遽還自登香爐山俯瞰大江大江之北曰武湖武湖之東曰陽邏堡其南岸即許黃州官軍以大舟扼江渡軍容甚盛董文炳言于忽必烈曰長江天險宋所恃以為國勢

蒙古兵入臨江陳元桂死之

必死守不奪其氣不可臣請嘗之乃帥死士數十百人當其前令其弟文用文忠載艨艟鼓擢疾趨叫呼畢奮鋒既交文炳麾眾趣岸搏戰官軍大敗明日遂帥諸軍渡江進圍鄂州中外大震蒙古兵至臨江時制置使徐敏子在隆興頓兵不進知軍事陳元桂力疾登城坐督戰力不能敵有欲抱而走者元桂曰死不可去左右俱遁兵至元桂瞠目叱罵遂死之懸其首於敵樓蒙古兵遂入端州知府陳昌世治郡有善政百姓擁之以逃詔諸路出師以禦蒙古大出

賈似道援鄂州

內府銀幣犒師前後出緡錢七千七百萬銀帛各一百六萬兩匹。冬十月以賈似道為右丞相兼樞密使軍漢陽以援鄂。時邊報日急臨安團結義勇招募新兵增築平江紹興慶元城壁朝野震恐內侍董宋臣請帝遷都四明以避敵鋒軍器太監何子舉言於吳潛曰若上行幸則京師百萬生靈何所依賴御史朱貔孫亦言鑿輿一動則三邊之將士瓦解而四方之盜賊鋒起必不可會皇后亦請留蹕以安民心帝遂止寧海節度使官文天祥乞斬宋臣不報。十

董宋臣請遷都皇后止之

張勝戰死

一月蒙古圍鄂州都統張勝權州事以城危在旦夕登城諭之曰城已為汝家有但子女玉帛皆在將臺可從彼取蒙古信之遂焚城外民居將退會高達等引兵至賈似道亦駐漢陽為援蒙古乃復進攻遣苦徹拔都兒領兵同降人諭鄂州使降抵城下勝殺使者以軍出襲苦徹拔都兒戰敗死達恃其武勇殊易似道每見其督戰即戲之曰魏巾者何能為哉將戰必須似道親勞始出否即使兵士譁於其門呂文德諛事似道使人訶曰宣撫在此何敢爾耶曹世雄向

賈似道時高達曹世雄向士壁而親呂文德

移賈似道于黃州

士壁皆從在軍事未嘗關白似道繇是銜三人而親文德時諸路重兵咸聚于鄂蒙古兵繇永全至潭州江西大震吳潛用御史饒應子言移賈似道于黃州雖下流實當兵衝孫虎臣以精騎七百送之至蕪草坪候騎言前有北兵似道大懼謂左右曰奈何虎臣匿似道出戰似道嘆曰死矣惜不光明俊偉爾及北兵至乃老弱部所掠金帛子女而去者江西降將儲再興騎牛先之虎臣出擒再興似道遂入黃州十二月己亥賈似道私與蒙古議和時蒙古攻城益

似道密遣宋京詣蒙古議和忽必烈因郝經言而許之

急城中死傷者至萬三千人賈似道大懼乃密遣宋京詣蒙古營請稱臣納幣忽必烈不許會合州守臣王堅使阮思聰踔急流走鄂以蒙古訃聞似道再遣京往忽必烈亦聞阿藍答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遣脫忽思括民兵因召群臣議事郝經曰易言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國家自平金以來惟務進取老師費財三十年矣今國內空虛塔察剌烈諸王觀望所立莫不覬覦神器一有狡焉或啓戎心先人舉事腹背受敵大事去矣且阿里不哥已令脫

里察行尙書省據燕都按圖籍號令諸道行皇帝事矣。雖大王素有人望且握重兵獨不見金世宗海陵之事乎。若彼果稱遺詔便正位號下詔中原行赦江上欲歸得乎。願大王以社稷爲念與宋議和割淮南漢上梓夔兩路定疆界歲幣置輜重率輕騎而歸直造燕都則彼之奸謀冰釋瓦解遣一軍逆大行靈昇收皇帝璽遣使召旭烈阿里不哥莫哥諸王會喪和林差官於諸路撫慰安輯命王子真金鎮守燕都示以形勢則大寶有歸而社稷安矣。忽必烈以爲然會

宋京至請稱臣割江南爲界歲奉銀絹匹兩各二十萬忽必烈許之遂拔砦而去留張傑閻旺以偏師候湖南兀良合台之兵賈似道奏鄂州圍解詔論功行賞。蒙古兀良合台攻潭州甚急向士璧帥潭極力守禦旣置飛江軍又募斗弩社朝夕親自登城撫勞聞蒙古後軍且至遣王輔佑帥五百衆覘之遇於南岳市大戰蒙古少却會忽必烈遣邁鐵赤將兵來迎兀良合台遂解圍引兵趨湖北。

景定元年二月蒙古張傑閻旺作浮橋于新生磯兀

良合台曰。兵至。傑等濟師北還。賈似道用劉整計。命夏貴以舟師攻新浮橋。進至白鹿磯。殺卒百七十人。辛酉。蒙古遣偏師取道大理。蹂廣南。抵衡州。向士璧合劉雄飛兵逆戰於道。敗之。獲還俘民甚衆。三月。賈似道匿議和稱臣納幣之事。以所殺獲俘卒殿兵。上表言諸路大捷。鄂圍始解。江漢肅清。宗社危而復安。實萬世無疆之休。帝以似道有再造功。詔入朝。夏四月。進賈似道少師。封衛國公。帝手詔曰。賈似道爲吾股肱之臣。任此旬宣之計。隱然殄敵。奮不顧身。

吾民賴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及似道至。又詔百官郊勞。如文彥博古事。獎眷甚至。諸將士悉進官。呂文德檢校少傅。高達寧江軍承宣使。劉整知瀘州。兼潼川安撫副使。夏貴知淮安州。兼京東招撫使。孫虎臣和州防禦使。范文虎黃州武定諸軍都統制。向士璧曹世雄各加轉。有差。初。似道惡高達在軍中嘗侮已。言于帝欲殺之。帝知其有功。不從。故論功。以呂文德爲第一。而達居其次。似道旣相。引薦奔競之士。受納賄賂。寘諸通顯。又引外戚子弟爲監司郡守。進

倡優傀儡奉帝爲游燕臺臣有諫者宣諭使裁去謂之節帖權傾中外進用群小變更法制矣

張溥曰理宗淳祐元年蒙古太宗窩闊台卒第六后乃馬真氏稱制六年定宗貴孫立八年卒后幹兀立海迷失稱制十一年憲宗蒙哥立遂殺后及失烈門數年之間蒙古凡三易主女主當國者或四年或二年宗族爭殘三宮告變喪亂多矣宋不惟無所加也京湖江淮日懼偪焉君子以是知理宗之終不振也寶祐之際蒙古

主分道入寇劍門閬州直入無忌李壇陷漣水兀良合台圍潭州史天澤戰嘉陵江長轂電驅王師瓦裂合州之役王堅力守蒙哥竟死城下天其祐宋乎忽必烈復渡江圍鄂則何爲也契丹德光入大梁滅石晉建號改元諸鎮奉表氣盛天下自謂無敵忽死殺胡林剖腹實鹽帝羝遺笑其後兀欲李胡治兵攻殺察割弒君睡帝代立國亦少衰蒙哥暴殞猶之德光而師徒橫行反混六合豈驢樗餘靈足怖中國哉君臣同

心。兄。弟。并。加。一。敵。死。一。敵。復。興。勢。不。下。也。六。后。之。朝。主。器。虛。位。大。臣。憂。死。國。中。大。旱。河。津。不。流。天。怒。人。怒。時。最。可。乘。宋。日。蹠。蹠。坐。失。其。會。夫。夷。狄。之。無。君。尚。強。于。中。國。之。有。君。况。蒙。哥。忽。必。烈。儼。然。南。面。為。其。國。主。者。乎。元。史。言。憲。宗。嚴。馭。群。臣。性。喜。畋。獵。酷。信。巫。覡。卜。筮。日。叩。不。厭。類。非。興。王。大。度。乃。內。則。摧。及。門。庭。而。無。金。亮。之。禍。外。則。窮。兵。南。伐。而。無。符。堅。之。憂。身。死。國。興。天。道。何。居。蓋。以。夏。變。夷。神。聖。嘗。不。可。得。以。夷。病。夏。卽。無。道。者。尚。優。為。之。也。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二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三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郝經之留

理宗景定元年夏四月蒙古以郝經為國信使來告
即位且徵前日講和之議蒙古王文統素忌郝經有
重名既請遣經復陰屬李璫潛師侵宋欲假手害經
或謂經曰文統叵測盍以疾辭經曰自南北構難江

元使郝經來
告即位經欲
弭兵靖亂

賈似道拘郝
經于真州

淮遺黎弱者被俘畧壯者死原野兵連禍結斯亦久矣主上一視同仁務通兩國之好雖以微軀蹈不測之險苟能弭兵靖亂活百萬生靈於鋒鏑之下吾學爲有用矣遂行秋七月賈似道拘蒙古使者郝經於真州先是賈似道還朝使其客廖瑩中輩撰福華編稱頌鄂功通國皆不知所謂和也經至宿州遣其副使何源劉人傑請入國日期不報經數遺書于三省樞密院及兩淮制置使李庭芝賈似道恐經至謀泄拘經于真州之忠勇軍營經上表有言曰願附魯

經數上書于
帝不報

連之義排難解紛豈如唐儉之徒款兵誤國又數上書於帝略曰貴朝自太祖受命建極啓運創立規模一本諸理校其武功有不逮漢唐之初而革弊政弭兵兇弱藩鎮強京國意慮深遠貽厥孫謀有盛於漢唐之後者嘗以爲漢似乎夏唐似乎商而貴朝則似乎周可以爲後三代夫有天下者孰不欲九州四海奄有混一端委垂衣而天下晏然穆清也哉理有所不能勢有所難必亦安夫所遇之理而已貴朝祖宗深見夫此持勒控約不肯少易是以太祖開建太業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三
太宗丕承基統，仁宗治效浹洽，神宗大有作爲，高宗坐弭強敵，皆有其勢而弗乘，安於理而不妄者也。今乃或者欲於遷徙戰伐之極，三百餘年之後，不爲扶持安全之計，欲斷生民之餘命，棄祖宗之良法，不以理以勢，不以守以戰，欲收奇功，取幸勝，爲詭遇之舉，不亦誤乎？伏惟陛下之與本朝，初欲復前代故事，遣使納交，越國萬里，天地人神皆知陛下之仁，計安生民之意，而氣數未合，小人交亂，雖行李往來，徒費道路，迄無成命，非兩朝之不幸，生民之不幸也。有繼好

之使而無止戈之君，有講信之名而無脩睦之實，有報聘之命而無輸平之約，是以籍籍紛紛，不足以明信而適足以長亂。至渝合交廣之役，而禍亂極矣。主上卽位之初，過意相與，惟恐不及，不知貴朝何故接納其使，拘於邊郡，蔽幕蒙覆，不使進退，一室之內，顛連宛轉，不睹天日，綿歷數年，主上何罪，經等亦何罪，而窘逼至是耶？或者必以爲本朝兵亂，有隙可乘，必有范山語，楚子言，以爲晉君不在，諸侯而北方可圖，夫以貴朝積累之盛，畜養生聚三百餘年，恢復故疆，

固所當爲，然而大河南北，秦隴東西，海岱表裏，名城數百，縱使本朝有故，委而不問，諸鎮侯伯，亦未易取。中間或有魏太武歛戍之計，縱使入境，一日抄騎，百千爲群，雖得一城，取一寨，未能償數世之所失，而徒棄二國之明信，或者之論，足以病國，而不足以有成。明矣，請以貴朝之事質之。熙豐之間，有意於強國矣，而卒莫能強。宣政之間，有意於恢復矣，百年之力，漫費於燕山之空府，而因以致變。開禧之間，又有意於進取矣，而隨得隨失。反致淮南之師，端平之間，再事

夫收復矣，而徒敝師徒，漫不收攝，遂失蜀漢，是皆貴朝之事。且陛下所親見者，旁薄橫潰，至於今日，而議者不規。夫古之理，惟徇夫今之勢，不懼夫遠禍。惟嗜夫近利，此經所以昧死強僭，必言之而不靳也。苟惟徇天下之勢，不規天下之理，則又必謂遼金夏人，吾見其滅，彼今有故，氣數可測，委如貴朝兵亂，異聞等事，一皆不妄，豈宥遽以爲玩。本朝立國，根據綿絡，包括海宇，未易搖蕩。太祖皇帝倡義漠北，一舉而取燕遼，再舉而取河朔，又再舉而滅西夏，遂乃掇拾秦雍

傾覆汴蔡，穿徹巴蜀，繞出大理，東西北皆際海，而南際江淮，自周漢以來，未有大且強若是者，而其風俗淳厚，禁網疎濶，號令簡肅，是以夷夏之人，皆盡死力，豈得一遭變故，便至淪棄者乎？且委如所傳，非直本朝之不幸，抑亦貴朝之不幸也。主上萬安，必能弭兵，使南北之民，免殺戮之禍，不然則戰爭方始，而貴朝可憂矣。事至今日，貴朝至汲汲皇皇，以應主上羨意，講信脩睦，計安元元，而乃仍自置而不問，實有所未解者。抑天未厭亂，將繇是以締造兵端耶？抑別有所

韞畜耶？皆不可得而知也。竊嘗思之，本朝用兵四十餘年，亦休息之時也，貴朝受兵三十餘年，亦厭苦之時也。夫天下之勢，始於北而終於南，一氣之運，建於子而屈於午，動本於靜，陽本於陰，日北至而陽生，南至而陰生，故凡立國者，莫不自北而南也。是以周自戎狄，遷幽國岐而都豐鎬，至於成周，則極矣。平王東遷，於是不能復古，蓋自西北而入於東南也。秦人自汧渭，霸關中，并六國，最後滅楚，亦自西北而始也。漢自關中，取韓魏梁趙，蹙項氏於彭城，亦自西北而至。

於東南也。至世祖都洛而漢氏極矣。昭烈入蜀輔以孔明之英賢，關張之忠勇，仗義復漢，攻樊城，震許都，屢出祈山，久駐渭濱，終不能有闕洛一郡。孫氏立國江東，據三州以虎視天下，有陸遜之沉鷲，呂蒙之謀畫，出濡須，下皖城，攻合肥，以戰爲守，終不能得淮北一民。觀此則南北之理，天下之勢，灼然見矣。伏惟貴朝肇基王跡，則自燕趙之交，一時將相皆幽薊嘗山之豪傑，二祖功德則著於淮南，受命啟土則始于汴宋，是亦自北而南也。旣正皇極，平唐蜀，滅楚漢，自江南至於嶺南，則又自北而南也。江淮之間，至於閩越，戶口茲殖，十百諸夏，文物學校盛於上國，亦氣數使然。應夫萬物相見，南方之卦，所以開後王而有今日也。是亦自北而南也。夫邦交之事，非獨貴朝然，至貴朝而始盛，自國初啟運，剗平僭僞，有沛然混一之勢，乃置燕雲而不取，與契丹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百餘年。至于宣政，盟約遂壞，靖康之末，因棄都邑，高宗南幸，墮讐崇好，遂與金源再定盟誓，好聘往來，甲兵不試，安天下者又百餘年。繇是觀

之以交隣爲國而能計安天下者莫盛于貴朝也故
曰以和議邦交爲國者貴朝之事也天子之所持守
大臣之所輔相百僚之所論議以爲社稷之大經者
惟此而已至於本朝適與陛下相當而陛下使命不
一卒無有成蓋本朝極兵威奄征方國而天未厭亂
每爲差池是以陛下之聖意不能達祖宗之成規不
能合生民之命莫與救藥太和之氣將遂殄絕天地
設位必有對待陛下有此意則主上啟此心蓋其氣
數亦當然也主上卽位之初先遣信使輸平繼好弭

兵息民而貴朝置之舍館綿歷數歲置而不問是殆
必有橫議之人將以弊貴朝誤陛下者就令貴朝所
舉皆中圖維皆獲返舊京奄山東取河朔剗白溝之
界上盧龍之塞而本朝亦不失故物若爲之而不成
圖之而不獲復欲洗兵江水掛甲淮壖而遂無事殆
恐不能一有所失則不旣大矣乎且貴朝光有天下
三百有餘年矣舉祖宗三百年之成烈再爲博者之
一擲遂以干戈易玉帛殺戮易民命戰爭易禮樂竊
爲陛下不取或稽留使人不爲無故或別有益藏之

李庭芝奏蒙
古訪經等爲
似道所格

跡亦宜明白指陳，不宜擯而弗問。陳說不荅，表請不報，默默而已。殆非貴朝之長策也。不報，驛吏棘垣鑰戶，晝夜守邏，欲以動經，經不屈。但語其下曰：嚮受命不進，我之罪也。一入宋境，死生進退，聽其在彼。屈身辱命，我終不能。汝等不幸同在患難，宜忍以待之。揆之天時人事，宋祚殆不遠矣。帝聞有北使，謂宰執曰：北朝來使，事體當議。似道奏和出彼謀，豈宜一切輕徇。儻以交隣國之道，當令入見。蒙古遣詳問官崔明道、李全義詣淮東制置司訪問經等所在。淮東制置

李庭芝奏蒙古使者久留荊州，亦爲似道所格。

張溥曰：元世祖忽必烈，憲宗蒙哥同母弟也。長而且賢。蒙哥立屬以漠南漢北軍國庶事，遂開府金蓮川。姚樞進治平八目。條時弊三十餘事，畢見施行。史天澤、廉希憲、許衡、劉秉忠等拔茅在位，滅大理，王關中，屯田河南，肅清京兆。各雖大弟規模，一天子矣。蒙哥寇宋，自將入蜀，身死合州。忽必烈時方渡淮，國中內虛。阿藍荅兒等謀立阿里不哥，郝經勸之北還，而賈似道稱臣。

之使至遂許議和斯時蒙古治亂之秋亦大宋存亡之會也鄂州被圍張勝戰死似道狼狽黃州遣使請命適天殞彼君內亂將起大弟急爲身計輕騎趣歸從此南北通和行人修好卽城下之盟恥或不免而弭兵息民國可緩禍較之晉武向戍會虢盟宋美惡同焉又幽經以速寇似道有戎心矣理宗紹定時蒙古侵金使速不罕來假道張宣殺之拖雷曰宋自食言曲直有歸後日遂爲兵端繼而王楫道死使臣屢囚蒙

哥發憤分道入寇兩國爭鬪憾繇一介似道所親見也鋪張鄂功諱言和議拘經真州蔑顧後患將誰欺乎蒙古諸使往來中國僅能將命鮮知大體獨經儒者博學尙氣志存靖亂不務遊說乃使者實有魯連之心而中朝反厄以蘇武之節遂至金明射鴈帛書入燕窮海縲臣問罪爲首伯顏南下始成禮遣又何及哉秦檜誤國以和韓侂胄誤國以戰賈似道誤國以非和非戰姦臣之術屢變而人主終不察也則亡而已

此等法何別
他船向別
以有去也

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

北海馮 琦原編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男永錫

日瑞

姪孫紹祖同校

玉瑞

李壇之納

理宗景定三年二月蒙古江淮大都督李壇以京東來歸壇李金子既降蒙古為山東行省葺舊海城將窺海道已而陷海州漣水軍拔四城殺官軍幾盡淮揚大震自蒙古主蒙哥卒忽必烈立壇始萌南歸之

蒙古李壇以京東來歸

志前後所奏凡數十事皆恫疑虛喝以動蒙古而自
爲完繕益兵計至是召其子彥簡開平修築濟南益
都等城壁遂殲蒙古戍兵以漣海三城來歸獻京東
州縣請贖父過仍遣總管李毅等傳檄列郡詔授壇
保信寧武軍節度使督視京東河北路軍馬封齊郡
王復其父全官爵改漣水爲安東州 夏四月李壇
引兵還攻益都入之遂入淄州 五月蒙古主命諸
王哈必赤總諸道兵擊李壇壇兵勢甚張復命丞相
史天澤往仍詔諸將皆受天澤節制天澤至濟南謂

李壇襲張弘
範而敗

哈必赤曰壇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弊之
乃深溝高壘遏其侵軼初行軍總管張弘範臨發父
柔謂之曰汝圍城勿避險地險則已無懈心兵必致
死主者慮其險必赴救可因以立功至是弘範營城
西壇出兵突諸將獨不向弘範弘範曰我營險地壇
乃示弱於我必以奇兵來襲謂我弗悟也遂築長壘
內伏甲而外爲壕開東門以待夜浚濠加深廣壇不
知也明日壇果擁飛橋來攻未及岸軍陷壕中得升
壕者突入壘門遇伏皆死 六月朝廷聞李壇受圍

青陽夢炎受命援李壇不敢進而還

給銀五萬兩下益都府犒軍遣青陽夢炎帥師援之夢炎至山東不敢進而還八月蒙古主命史樞阿朮各將兵赴濟南李壇帥衆出掠輜重將及城北兵邀擊大敗之壇退保城史天澤命築環圍壇自是不復得出董文炳知其勢蹙抵城下呼壇愛將田都帥者曰反者壇耳餘來即吾人毋自取死也田縋城降壇猶日夜拒守分軍就食民家發其蓋藏以繼不足則家賦之鹽令以人爲食壇知城且破乃手刃妻妾乘舟入大明湖自投水中水淺不得死爲蒙古所獲

李壇戰敗史天澤殺之

董文炳止哈必赤好殺

史天澤殺之解其體以徇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三齊復爲蒙古所有事聞贈壇檢校太師賜廟額曰顯忠初壇兵有沂漣兩軍二萬餘人勇而善戰哈必赤配蒙古諸軍使陰殺之文炳當殺二千人言於哈必赤曰彼爲壇所脅耳向天子南伐或妄殺人雖大將亦罪之是不宜殺也哈必赤從之然他殺之者已衆皆大悔時山東尚未靖蒙古主以文炳爲經畧使文炳至益都從數騎便服而入至府不設警衛召壇故將吏撫諭于庭下所部大悅

山東以安。初天澤征壇，蒙古主臨軒授詔，責以專征。天澤至軍，未嘗以詔示人。既還，蒙古主慰勞之，時言者謂壇之變，繇大藩子弟盡專兵民之權。天澤奏行之，請自臣家始。於是史氏及張柔、嚴忠濟子弟皆還私第。

張溥曰：蒙古將李壇于理宗寶祐六年陷海州，漣水軍賈似道時宣撫兩淮，上書請罪，詔不問。景定三年，壇忽以京東來歸，封齊郡王。壇固全子。元太祖時，全卽叛宋，橫行山東淮南之間，敗死揚州。壇遂襲爲益都行省，專制其地。太憲二朝，手握大兵，世祖方立，翻飛內附，意其人亦郭藥師、張穀者流乎？然藥師之以涿易來也，穀之以平州來也，皆遘遼亡，天所出走。國破無主，窮而歸宋。壇都督江淮，號令惟我。元命方隆，金符屢賜，駢旄白馬，夾輔是屬，乃不從張柔。史天澤等戰鬪立功，而卷地還南，獨何心哉？沈克與王敦構逆而誅，子勁志欲立勲以雪先恥，竟死。慕容恪之難，李懷光屯咸陽不進，子瓘言其必反。

後亦自殺。父子異行。忠孝著烈。李璫二親逆命。久屬韃靼。不傷覆巢。而獨懷反正。始則蒙古徵兵。詭辭不至。繼則揚言備宋來獻三城。祈贖父愆。罔惜後禍。此固涼州張軌遜其赤誠。而魏博田弼正樂與同歸者也。宋史既不登之。忠義而元人竟目爲叛臣。不大謬乎。徽宗信王黼。納張穀。金來責盟。函穀首昇之。郭藥師懼。遂以燕叛。道虜入宋。理宗于璫。旣受其地。史天澤來圍濟南。遣青陽夢炎往救。不至而還。六越月。城陷。璫竟死焉。劉整叛。而南臣起賣國之心。李璫死。而北人絕歸朝之志。景定覆轍。視宣和尤甚。宋亦烏可爲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四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賈似道要君

度宗咸淳元年夏四月加賈似道太師封魏國公初
理宗在位久儲宮尙虛帝時在忠邸欲立為嗣以問
宰相吳潛潛密奏云臣無彌遠之才忠王無陛下之
福理宗怒似道聞之因陳建儲之策意在傾潛潛去

理宗欲立忠
邸吳潛不可
似道迎意定
策遂傾潛獨

而似道獨相帝遂立爲太子既卽位以似道有定策功每朝必答拜稱之曰師臣而不名朝臣皆稱爲周公理宗山陵事竣徑棄官還越而密令呂文德詐報蒙古兵攻下沱急朝中大駭帝與太后手詔起之似道乃至欲以經筵拜太師而典故須建節乃授鎮東軍節度使似道怒曰節度使麤人之極致耳遂命出節都人聚觀節出復曰時日不利亟命返之舊制節出撤關壞屋無倒節理以示不屈至是人皆駭異二年春正月江萬里罷時賈似道以去要君帝至拜

留之萬里以身掖帝云自古無此君臣禮陛下不可拜似道不可復言去似道不知所爲下殿因舉笏謝萬里曰微公似道幾爲千古罪人然以此益忌之帝在經筵每問經史疑義及古人姓名似道不能對萬里嘗從旁代對王夫人稍知書帝語夫人以爲笑似道積慙怒謀逐萬里萬里亦四上疏求退乃以資政殿大學士奉祠

三年二月賈似道上疏乞歸養帝命大臣侍從傳旨固留日四五至中使加賜日十數至夜卽交臥第外

身史紀事本末卷一百五十一
以守之特授平章軍國重事一月三赴經筵三日一朝治事都堂賜第西湖之葛嶺使迎養其中似道于是五日一乘湖船入朝不赴都堂治事吏抱文書就第呈署大小朝政一決于館客廖瑩中堂吏翁應龍宰執克位而已似道雖深居簡出凡臺諫彈劾諸司薦辟及京尹畿漕一切事不關白不敢行正人端士斥罷殆盡吏爭納賂求美職圖爲帥閫監司郡守者貢獻不可勝計一時貪風太肆兵喪于外匿不以聞民怨于下誅責無藝莫敢言者太府寺主簿陳蒙嘗

入對極言似道爲相國政闕失後爲淮東總領似道誣以貪污安置于建昌軍籍沒其家

六年八月癸巳賈似道屢稱疾求去帝至涕泣留之不從詔六日一朝一月兩赴經筵尋又詔入朝不拜朝退帝必起避席目送之出殿廷始坐繼復詔十日一朝時蒙古攻圍襄樊甚急似道日坐葛嶺起樓閣亭榭作半閒堂延羽流塑已像其中取宮人葉氏及媚尼有美色者爲妾日肆淫樂與故博徒縱博人無敢窺其第者有妾來立府門若將入狀似道見之

似道日肆淫樂惡宮嬪言

襄陽之圍誣
之賜死

縛投火中嘗與群妾踞地鬪蟋蟀所狎客戲之曰此
軍國重事耶酷嗜寶玩建多寶閣一日一登玩聞余
玠有玉帶求之已殉葬矣發其塚取之人有物求不
與輒得罪自是或累月不朝雖朝享景靈宮亦不從
駕有言邊事者輒加貶斥一日帝問曰襄陽已圍三
年矣柰何似道對曰北兵已退陛下何從得此言帝
曰適有女嬪言之似道詰其人誣以他事賜死繇是
邊事雖日急無敢言者 時賈似道欲制東南士心
乃令御史陳伯大請置士籍開具鄉里姓名年甲三

似道令陳伯
大請置士籍

以困士人

代妻室令鄉鄰結勘於科舉條制無礙方許納卷又
嚴後省覆試法比較中省元卷字蹤稍異者黜之覆
試之日露索懷挾有李鈞孫者少時戲雕股間索者
視之駭曰此文身者事聞被黜時邊事危急束手無
策以科舉累士人其悖謬至此

八年九月辛未有事于明堂以賈似道為大禮使禮
成幸景靈宮將還遇大雨似道期帝雨止升輅胡貴
嬪之兄顯祖為帶御器械請如開禧故事却輅乘逍
遙輦還宮帝曰平章得無不可顯祖給曰平章已允

明堂禮成大
雨胡顯祖請
帝先還似道
怒乞罷政帝
遂顯祖出胡
貴嬪乃還

帝遂歸似道大怒曰臣為大禮使陛下舉動不得預聞乞罷政即日出嘉會門帝固留之不得乃罷顯祖涕泣出貴嬪為尼似道始還似道專恣日甚畏人議已務以權術駕馭上下以官爵牢籠一時名士以故言路斷絕威福肆行相視以目

十年春正月賈似道母胡氏死似道歸越治喪詔以天子鹵簿葬之起墳擬山陵百官奉襄事立大雨中終日無敢易位者既葬詔似道起復遂還朝

似道母死起復還朝

張溥曰德祐元年之春左丞相章鑑聞元兵日

迫託故徑去既而臨安戒嚴曾淵子潘文卿季可許自王霖龍陳堅何夢桂曾希顏文及翁倪普等數十人相率並遁太皇太后詔榜朝堂厲詞申責勢不能禁及留夢炎降峻都陳宜中入古城身為大臣行同犬豕飄蓬翻反亦曷法乎曰法賈似道也似道少好游博西湖燈火燕飲不絕既治第葛嶺聚娼尼鬪蟋蟀淫樂嬉戲直狎邪者流矯情節容輒請罷政又曷法乎曰法王安石也安石初散青苗韓琦疏其不便神宗

疑之卽稱疾不出。敦諭再起。持新法益堅。其後人言稍至。卽以去劫之沮格誹謗之法用。而國是大搖。似道年三十餘。理宗卽加知樞密。封臨海郡公。臺諫嘗論其二部將。毅然求去。度宗之立。頗贊密謀。山陵甫畢。棄官還越。復爲平沱。僞報要取手詔。遂至屢疏乞養。中使卧第。天子果以爲伊周復生。難進易退。遇以賓師。惟恐不當也。鄙夫事君。當其疎遠。先結左右之心。蔡京之媚童貫是也。及其貴幸。務奪天子之氣。似道之

制度宗是也。蔡京之術。自古小人皆先行之。似道之術。獨於宋且數見。蓋當日人主雖昧於知人。而嘗厚於待士。隆禮貌。託心膂。敬禮大臣。其家法也。二三小人。御以徂詐。代鮮英辟。莫破其奸。忠厚在上。威福在下。其流寧有極哉。安石竊柄。羣邪繼迹。南渡以來。大奸得君。各操術往。秦檜之要君曰。我所恃者金人也。韓侂胄之要君曰。我所恃者韓后也。史彌遠之要君曰。我所恃者殺濟王也。賈似道之要君曰。我所恃者立忠

王也。小人既挾所恃以要君。人君復徇其所要。而不惑。浸久成風。臣工一態。君恒則競效其固。位之謀。臨變則高語其拂衣之致。胡塵四合。而廊廟已空。悠悠之徒。莫非似道而已矣。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五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蒙古陷襄陽

度宗咸淳三年十一月蒙古主徵諸路兵命阿朮經略襄陽先是景定二年蒙古主以朝廷拘囚郝經屢遣使詳問不報乃諭將士舉兵攻宋且下詔曰朕卽位之後深以戢兵爲念故前年遣使於宋以通和好

賈似道治諸
將賊罪劉整
叛降蒙古

宋人不務遠圖，伺我小隙，反啓邊釁。東標西掠，曾無寧日。朕今春還宮，諸大臣皆以舉兵南伐爲請。朕重以兩國生靈之故，猶待信使還歸，庶有悛心以成和議。留而不至者，今又半載矣。往來之禮遽絕，侵擾之暴不已。彼嘗以衣冠禮樂之國自居，理當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見。今遣王道貞往諭，卿等約會諸將，秋高馬肥，水陸並道而進，以爲問罪之舉。時賈似道方論鄂功，專務欺蔽朝廷，不以聞。似道又忌諸將欲污巖置之罪，乃行打笑法于諸路，以軍興時支取官

物爲贓私。于是趙葵、史巖之、杜庶皆坐侵盜掩匿罷，而向士璧、曹世雄下獄死。劉整時爲潼川安撫使，亦以邊費爲蜀帥俞興所持，整素與興有隙，自遣使訴於朝，不得達，心益疑懼，遂籍瀘州十五郡戶三十萬降於蒙古。整驍將也，蒙古旣得整，繇是盡知國事虛實，南伐之謀益決。而似道自若，不以爲虞。時呂文德守鄂，有威名，整言于蒙古主曰：南人惟恃呂文德耳，然可以利誘也。請遣使賂以玉帶，求置權塲于襄陽城外以圖之。至鄂，請於文德，文德果許之，遂開權塲

整勸蒙古主
賂呂文德置
權塲於襄陽
城外

蒙古主從整
計命阿木與
之經畧取襄
陽

於樊城築土墻于鹿門山外通互市內築堡壁繇是
敵有所守以遏南北之援將出兵哨掠襄樊城外兵
勢益熾文德知為所賣然已無及矣至是整又言于
蒙古主曰攻宋方略直先從事襄陽襄陽吾故物繇
棄弗戍使宋得竊築為強藩如復襄陽浮漢入江則
宋可平也蒙古主從之遂徵諸路兵命阿木與整經
略取襄陽阿木駐馬虎頭山顧漢東白河口曰若築
壘於此以斷宋餉道襄陽可圖也遽城其地呂文煥
大懼遣人以蠟書告呂文德文德怒且罵曰汝勿妄

言邀功賞設有之亦假城耳襄樊城池堅深兵儲支
十年令呂六堅守果整妄作春水至吾往取之比至
恐遁去耳識者竊笑之

劉整阿木練
木卒築白河
城

四年九月蒙古劉整與阿木計曰我精兵突騎所當
者破惟水戰不如宋耳奪彼所長造戰艦習水軍則
事濟矣乃造船五千艘日練水軍雖雨不能出亦畫
地為船而習之練卒七萬遂築白河城以逼襄陽
五年三月巳卯蒙古軍圍樊遂城鹿門巳未詔浙
西六郡屯田設官督租有差辛酉京湖都統張世

夏貴襲阿朮
于新郢敗績

傑將兵拒蒙古圍樊之軍戰于赤灘圍敗績。秋七月夏貴襲蒙古阿朮于新郢敗績。初貴以沿江制置副使援襄樊乘春水漲輕兵部糧至襄陽城下懼蒙古軍掩襲僅能與呂文煥交語而還。及秋大霖雨漢水溢貴分遣舟師出沒東岸林谷間阿朮謂諸將曰此虛形不可與戰宜整舟師以備新城。明日貴舟果趨新城至虎尾洲為阿朮所敗士卒溺漢水死者甚衆范文虎復以舟師援貴至灌子灘亦為阿朮所敗。文虎以輕舟遁。十二月癸酉呂文德卒。文德以許

呂文德卒

蒙古置權場為恨。每日誤國家者我也。因疽發背乞致仕。詔授少師封衛國公。至是卒。

六年春正月以李庭芝為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樊。時夏貴范文虎相繼大敗。及聞庭芝至文虎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於京闕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即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欲進兵文虎但與妓妾嬖倖擊鞠飲晏為樂以取旨未至為辭。十二月己亥蒙古張弘範言于史天澤曰今規取襄陽周於圍而緩於

攻者計待其自斃也。然夏貴乘江漲，送衣糧入城。我無禦之者，而江陵歸峽，行旅休卒，道出襄陽南者，相繼也。寧有自斃之時乎？若築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則庶幾斃之之道也。天澤從之，遂城萬山，徙弘範軍于鹿門，自是襄陽道絕，而糧援不繼。七年五月，蒙古詔東道兵圍襄陽，各道宜進兵以牽制之。于是秦蜀行省平章政事賽典赤瞻思丁率諸將水陸並進，鄭鼎出嘉定，汪良臣出重慶，北刺不花出瀘州，所至順流縱筏，斷浮橋，獲將卒戰艦甚衆。

范文虎攻阿木而敗遁

六月，范文虎將衛卒及兩淮舟師十萬進至鹿門。時漢水溢，阿木夾江東西爲陣，別令一軍趨會丹灘，犯其前鋒。諸將順流鼓譟，文虎軍逆戰，不利，棄旗鼓，鎧仗乘夜遁去。蒙古俘其軍，獲戰船甲仗，不可勝計。八年五月己巳，李庭芝將兵救襄陽。時襄陽被圍五年，援兵不至，呂文煥竭力拒守，幸城中稍有積粟，所乏者鹽薪布帛耳。張漢英守樊城，募善泅者，寘蠟書於髻，藏積草下，浮水而出，謂鹿門旣築，勢須自荆郢救援。至隘口，元守卒見積草多，鈎致欲爲焚爨之。

李庭芝遣張順張貴救襄陽有功皆戰死

用泗者遂被獲。于是郢鄧之路亦絕。至是詔李庭芝移屯郢州。將帥悉駐新郢。及均州河口以守要津。庭芝闖知襄陽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卽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爲一。舫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重賞募死士。得襄郢山西民兵之驍悍善戰者三千人。求將得民兵部轄張順張貴俱智勇素爲諸將所服。俾爲都統。號貴曰矮張。順曰竹園張。出令曰。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宜亟去。毋敗吾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乘順流發舟百艘。稍進。

團山下。又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炮。熾炭巨斧勁弩。夜漏下三刻。起可出江。以紅燈爲號。貴先登。順殿之。乘風而破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元兵布舟蔽江。無隙可入。順等乘銳斷鐵絙。攢棧數百。轉戰百二十里。元兵皆披靡以避其鋒。黎明抵襄陽城下。城中久絕援。聞順等至。踴躍過望。勇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甲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則順也。身中創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爲神。結塚歛葬之。貴入襄陽。文煥固。

街

留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二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持蠟書赴范文虎於郢求援。元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鰕不能渡。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既定，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人亡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或彼未及知，復不能啣枚隱迹，乃舉砲鼓譟發舟，乘夜順流斷絕，破圍冒進。元兵皆避易，旣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河，阿木劉整分艤戰艦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荻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兵以爲郢兵來會，喜躍而進。舉流星火示之，軍船見火卽前迎。及勢近欲合，則來舟皆元軍也。蓋郢兵前二日以風水驚疑，退屯三十里，而元兵得逃卒之報，先據龍尾洲以逸待勞。貴與戰而困，且出于不意，所部殺傷殆盡，身被數十創，力不能支，遂被執。見阿木於櫃門關，阿木欲降之，貴誓不屈，乃見殺。元令降卒四人舁貴屍至襄陽。城下曰：識矮張都統乎？此是也。守陴皆哭，城中喪氣。

朝廷遣永寧僧招整整白元主殺之

文煥斬四卒以貴附葬順塚立雙廟祀之。時朝廷患劉整整為元用，荆湖制置李庭芝請以整整為盧龍軍節度使，封燕郡王，朝廷從之。遣永寧僧齋告身金印牙符及庭芝書期致之。僧既入元事，覺元主敕張易姚樞雜問整整，自軍中入見元主曰：「此宋患臣用兵，襄陽欲以此殺臣耳。」臣實不知。元主賞整整使還，誅僧且令整整移書來責執政。

九年春正月乙丑樊城陷，樊被圍四年。范天順牛富力戰不為衄，富又數射書襄陽城下，期呂文煥相與

阿朮破樊城 范天順牛富王福死之

固守為唇齒，未幾阿里海涯得西域人所獻新礮法，乃進攻樊，破外郭，張弘範為流矢中其肘，束劄見阿朮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援兵，水陸夾攻，則樊破而襄亦下矣。」阿朮從之。初，襄樊西城漢水，出其間。文煥植一木江中，鑲以鐵絙，上造浮橋以通援兵，樊亦恃此以為固。至是，阿朮以機鋸斷木，以斧斷絙，燔其橋。襄兵不能救，乃以兵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遂破。天順仰天嘆曰：「生為宋臣，死為宋鬼，即所守地縊死。」

富率死士百人巷戰元兵死傷者不可計渴飲血水
轉戰而進遇民居燒絕街道富身被重傷以頭觸柱
赴火死裨將王福見富死嘆曰將軍死國事吾豈宜
獨生亦赴火死 二月庚戌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
襄陽久困援絕撤屋爲薪緝鬪會爲衣文煥每一巡
城南望慟哭而後下告急於朝賈似道累上書請行
邊而陰使臺諫上章留已樊城旣陷復申請之事下
公卿雜議監察御史陳堅等以爲師臣出顧襄未必
能及淮顧淮未必能及襄不若居中以運天下帝從

朝議使高達
陰襄陽似道
不從

之時群臣多言高達可援襄陽者御史李旺入言于
似道似道曰吾用達如呂氏何旺出嘆曰呂氏安則
趙氏危矣文煥聞達且至亦不樂以語其客客曰易
耳今朝廷以襄急故遣達吾以捷聞則達必不成遣
矣文煥以爲然會獲元哨騎數人文煥卽繆以大捷
奏然不知朝中實無援襄事也未幾阿里海涯帥總
管唆都等移兵被樊攻具以向襄陽一礮中其譙樓
聲如震雷城中洶洶諸將多踰城降者初劉整嘗躍
馬獨前與文煥語爲文煥伏弩所中幸甲堅不入至

呂文煥以襄陽叛降元似

是欲立碎其城執文煥以快意。阿里海涯不可乃身至城下。宣元主所降詔諭文煥。詔曰：爾等拒守孤城，於今五年，宣力於主，固其宐也。然勢窮援絕，如數萬生靈，何若能納款，悉赦勿罪，且加遷擢。文煥狐疑未決，因折矢與之誓。文煥乃出降，先納筦鑰，以獻城邑。且陳攻郢之策，請已爲先鋒。阿朮入襄陽，阿里海涯遂偕文煥朝燕。元主以文煥降，命如詔遷擢。事聞，似道言於帝曰：臣始屢請行邊，陛下不之許，向使早聽臣，當不至此文煥。兄文福、文德、文福知廬州，文德子師夔知靜江府，俱上表待罪，似道庇之，詔皆不問。

詔建機速房于中書，襄城旣失，賈似道復上書言事勢如此，非臣上下驅馳，聯絡氣勢，將有大可慮者。帝曰：師相豈可一日離左右。似道乃建機速房以革樞密院漏泄兵事稽遲邊報之弊。夏四月，宣撫司叅議官張夢發陳危急三策：曰鑠漢口岸，曰城荆門，軍當陽界之玉泉山，曰峽州宐都而下，聯署堡砦，以保聚流民，且守且耕，并圖上築城形勢。似道不以上聞，下荆湖制司審度可否，事竟不行。六月己丑。

陳宐中乞斬
范文虎似道
不許

給事中陳宐中言襄樊之失皆繇范文虎怯懦逃遁乞斬之賈似道不許止降一官監察御史陳文龍言文虎失襄陽猶使知安慶府是當罰而賞也趙潛乳臭小子何足以當大闢之寄請皆罷之似道大怒黜文龍知撫州旋又使臺官李可劾退之汪立信言臣奉命分闡延見吏民皆痛哭流涕言襄樊之禍皆繇范文虎及余興父子文虎以三衙長聞難怯戰僅從薄罰有子天順守節不屈猶可少贖其愆興奴隸庸材務復私怨激叛劉整流毒至今其子大忠挾多資

爲父行賄且自希進雖寸斬未足以快天下之忿乞寘重典則人心興起事功可圖詔除大忠名循州拘管時國勢危甚陳仲微上封事其略曰誤襄者老將也失襄之罪不專在於庸闇裨將孩兵也君相當分受其責以謝先皇帝在天之靈天子若曰罪在朕躬大臣宐言咎在臣等宣布十年養安之往繆深懲六年玩寇之昨非收過未形固已無及追悔既往尚愈於迷或謂覆護之意多尅責之辭少謂陛下乏哭師之誓師相飾分過之言甚非所以慰恤死義祈天悔

禍之道也。徃徃代言之知體之士。翹管鮮有識之人。吮脂茹柔積習成痼。君道相業兩有所虧。方今何時而在廷無謀國之臣。在邊無折衝之帥。監之先朝。宣和未亂之前。靖康既敗之後。凡前日之日。近冕旒。朱輪華轂。俛首吐心。奴顏婢膝。卽今日奉賊稱臣之人也。強力敏事。捷疾快意。卽今日叛君賣國之人也。爲國者亦何便於若人哉。迷國者進惛憂之欺。以逢其君。誤國者護耻敗之局。而莫敢議。當國者昧安危之機。而莫之悔。臣嘗思之。今之所少。不止於兵閫外之事。將軍制之。而一級半階。率從中出。斗粟尺布。退有後憂。平素無權。緩急有則。或請建督。或請行邊。或請築城。創聞駭聽。因諸閫有辭於緩急之時。故廟堂不得不掩惡於敗闕之後。有謀莫展。有敗無誅。上下包羞。噤無敢議。是以下至器仗甲馬。衰颯靡涼。不足以肅軍容。壁壘堡柵。折樊駕漏。不足以當衝突之騎。號爲帥閫。名存實亡也。城而無兵。以城與敵。兵不知戰。以將與敵。將不知兵。以國與敵。光景蹙近。目睫矣。惟君相幡然改悟。天下事尚可爲也。轉敗爲成。在君一

阿里海涯等
勸元主南侵

念間耳。似道大怒，乃出仲微江東提點刑獄。度宗咸淳十年春正月，元阿里海涯言：荆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流，已爲我有，順流下驅，宋必可平。阿朮又言：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之弱，今不取之時，不能再。元主趣召史天澤同議。天澤對曰：此國家大事，可命重臣，一如安童、伯顏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臣老矣，如副將者，猶足爲之。元主曰：伯顏可以任吾此事矣。阿里海涯因言：我師南征，必分爲三，舊軍不足，非益兵十萬不可。遂詔中書省僉軍

十萬人。六月，元主諭諸將率兵南伐，且數賈似道違約執郝經之罪。詔曰：爰自太祖皇帝以來，與宋使介交通，憲宗之世，朕以藩職奉命南伐，彼賈似道復遣宋京詣我，請罷兵息民，朕卽位之後，追憶是言，命郝經等奉書往聘，蓋爲生靈計也。而乃執之，以致師出連年，死傷相藉，係累相屬，皆彼宋自禍其民也。襄陽旣降之後，冀宋悔禍，或起令圖，而乃執迷罔有悛心，所以問罪之師，有不能已者。今遣汝等水陸並進，布告遐邇，使咸知之，無辜之民，初無與焉。將士毋得

汪立信移書
陳二策似道
斥之

妄加殺掠有去逆效順別立奇功者，驗等第遷賞，其或固拒不從，及逆敵者，俘戮何疑。秋七月，罷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立信移書賈似道，謂今天下之勢，十去八九，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之幾，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咲傲湖山，玩歲愒月，緩急倒施，卿士帥師非度，百姓鬱怨，欲上以求當天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而折衝萬里者，不亦難乎。爲今之計者，其策有二：夫內都何事乎？多兵空盡出之，江干以實外禦，筭兵帳見兵可七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則不過七千里，若拒百里而屯，屯有守將，十屯爲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三倍其兵，無事則屯舟長淮，往來游徼，有事則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餽餉不絕，互相應援，以爲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爲統制，分東西二府，以涖任得其人，率然之勢，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于我，徒使敵得以爲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帑，以緩師期，不三二年，邊儲稍休，藩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也。二策果不得行，則天敗我也。銜璧輿視之禮。

呂文煥等分
道入寇

請備以俟。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詎曰：「瞎賊狂言，敢爾！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是月元伯顏南攻，陛辭。元主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惟曹彬一人，汝不嗜殺，是吾曹彬也。」九月，元呂文煥以伯顏趨郢州，劉整以博羅懽趨淮西，伯顏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木孫襄陽入漢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羅懽、孫東道取揚州，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伯顏一軍自分三道，唆都將一軍，孫棗陽、阿司空、山翟招討將一軍，孫老鴉、山狗、荆南而自與阿木帥、阿刺罕、張弘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袤，前後數百里。丁巳，元伯顏至溧水，前部將武顯言水溢未可渡，伯顏曰：「此小水，不敢渡，敢渡大江耶？」使一騎前道，麾諸軍畢濟，遂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新城在漢南，橫鐵絙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砲弩，凡要津皆施機設攻具。元兵襲城，世傑力戰，元軍不能前，遣人招世傑不聽。阿木獲俘，民言沿江九郡精銳皆萃于二郢，若舟師出其間，騎兵不得護岸，此危道也。不若取黃

張世傑力守
郢州

家灣堡東有河口，繇中拖船入藤湖，轉而下江，僅三里。呂文煥亦以爲便，諸將曰：「郢城我之喉襟，不取恐爲歸路患。」伯顏不從，遣總管李廷劉國傑攻黃家灣堡，拔之。諸軍破竹，席地盪舟，繇藤湖入漢。伯顏阿朮殿後，不滿百騎。郢州副都統趙文義帥精騎二千追之，至泉子湖，力戰而敗。伯顏手殺之，郢卒皆潰。元兵進至沙洋，遣俘持黃榜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大用斬俘焚榜。文煥復至城下招之，亦不應。日暮風大起，伯顏命順風掣金汁礮焚其廬舍，烟焰漲天，城遂

遷居諠守新
城幾獲呂文
煥力屈自殺

破，生擒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進薄新城。文煥列沙洋所馘於城下，縛大用等至壁，使招降。都統邊居諠不答。明日又至，曰：「吾欲與呂叅政語耳。」文煥以爲降已，馳馬至伏弩發中文煥右臂，并馬仆。幾鉤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將任寧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繼城出者，居諠悉驅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諠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諠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死，赴火死。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伯顏壯其勇，購其屍觀之，遂進攻渠復州。居

誼隨人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至是死節事
聞立廟死所 十二月元伯顏至蔡店大會諸將刻
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勢時夏貴以漢鄂舟師分據
要害彌亘三十餘里王達守陽邏堡朱禛孫以遊擊
軍扼中流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穿湖中可從
陽邏堡西沙蕪口入江伯顏使覘沙蕪口夏貴亦以
精兵守之伯顏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貴果
移兵援漢陽伯顏乘間遣阿剌罕將奇兵倍道襲沙
蕪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淪河轉沙蕪口以
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以數千艘泊淪河灣口屯
布蒙古漢軍數十萬騎於江北遣人招諭陽邏堡不
應因以白鷄子千艘攻之三日不克伯顏因密謀于
阿木曰彼謂我必拔此堡方能渡江此堡甚堅攻之
徒勞汝今夜以鐵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爲擣虛之
計明日渡江襲南岸已過則急遣人報我阿木亦曰
攻城下策也若分軍船之半循岸西上泊青山磯下
伺隙而動可以如志伯顏遂遣阿里海涯進薄陽邏
堡貴率衆來援阿木卽以昏時率四翼軍遡流二十

元伯顏攻陽
邏堡夏貴先
遁王達劉成
戰死

里至青山磯是夜雪大作黎明阿朮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卽發舟指諸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爲荆鄂都統程鵬飛所敗阿朮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却阿朮遂登沙洲拔岸步鬪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朮獲其船千餘艘阿朮遣人還報伯顏大喜揮諸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朮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都統制王達領所部八千人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

王儀以漢陽
叛降元

元諸將請追貴伯顏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貴走是代吾使也遂渡江與阿朮會議師所向或欲先取蘄黃阿朮曰若赴下流退無所據上取鄂漢雖遲旬日可以萬全伯顏遂趨鄂州己未知漢陽軍王儀以城叛降元朱禩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援之道聞陽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時鄂州恃漢陽爲蔽及京湖之援朱禩孫旣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煥列兵城下曰汝國恃者江淮而已今大軍渡江淮如蹈平地汝輩不降何待會元軍焚艫

張晏然程鵬
飛以鄂州降
元

艦三千艘。火照城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守。遂以州軍降。幕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殺之。伯顏曰：「義士也。」釋之。因檄下信陽諸郡。以鵬飛為京湖宣撫使。撤宋兵分隸諸將。取壽昌糧四十萬斛。以克軍餉。命阿里海涯及賈居貞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而自率大眾與阿朮東下趨臨安。癸亥詔賈似道都督諸路軍馬。時鄂州既破。朝廷大懼。羣臣上疏以為非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以孫虎臣總統諸軍。以黃萬石等參贊軍。

賈似道開都
督府臨安

陳奕以黃州
降元

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于封樁庫樁金十萬兩。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貫。充都督府公用。詔天下勤王。庚午元伯顏遣程鵬飛至黃州。招諭陳奕。以沿江大都督許之。奕喜。遂以城降。仍以書招知蘄州管景模。景模亦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款附。奕又以書誘其子巖。以安東州降元。是時李庭芝遣兵入援。

帝熈德祐元年春正月壬午元兵入蘄州。已酉呂師夔以江州降元。初師夔提舉江州興國宮。請募兵。

呂師夔以江州降元

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募至是賈似道承制召爲都督泰贊任中流調遣師夔不受命與貞孫遣人請於蘄州以江州降元伯顏以師夔知江州丙戌元兵徇江州知安東州陳巖夜遁時知壽昌軍胡夢麟寓治江州自殺知南康軍葉闡知德安府來興國知六安軍曹明俱迎降於江州師夔設宴庾公樓選宗室女二人盛飾以獻伯顏伯顏怒曰吾奉天子命與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吾志乎斥遣之初元人南侵呂文煥與劉整爲嚮道尋別命整出淮南整

劉整死於無爲城下

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樊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鼓而捷也伯顏不可曰吾受詔特綴東兵使無西耳濟江非所聞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爲軍久而不克聞呂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主帥東我使我失功於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遂發憤死於無爲城下知安慶府范文虎以城降於伯顏通判夏琦仰藥死是月賈似道出師江上夏貴以兵來會初似道欲出師畏劉整不敢行及聞整死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以行

范文虎以安慶降元

以汪立信爲
江淮招討使

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
決大事則關白於督府不得擅行又以所親信韓震
爲殿帥總禁兵至安吉似道所乘舟膠于堰中劉師
勇以千人入水拽之不能動乃易他舟而出遂繇新
安池口以進次於蕪湖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
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
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二月以汪立信爲江淮招
討使募兵江淮以援江上州郡立信受詔卽日上道
以妻子托愛將金明執其手曰我不負國家爾亦必

不負我遂行與賈似道遇于蕪湖似道拊立信背哭
曰不用公言以至於此立信曰平章平章瞻賊今日
更說一句不得似道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
無一寸乾淨地吾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第要死得
分明耳旣至建康守兵悉潰而四面皆北軍立信知
事不成嘆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終爲國一死但
徒死無益耳率所部數千人至高郵欲控引淮漢以
爲後圖賈似道自蕪湖遣還元俘曾安撫且以荔
子黃柑遺伯顏復使宋京如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

似道遣宋京
如元軍求和

元兵犯池州
趙卯發同妻
雍氏死之

開慶約阿木謂伯顏曰宋人無信當進兵若避似道不擊恐已降州郡今夏難守伯顏乃令囊加反來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囊加反歸報京亦還庚戌元兵犯池州知州事王起宗遁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繕壁聚糧爲固守計元遊騎至季陽河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憤氣填膺瞠目視林林不敢復言已而林帥兵巡江陰遣人納款而陽勸卯發爲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諸友與

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臣婦乎卯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也雍曰吾請先君死卯發笑止之明日乃散其家貲與弟侄僕婢悉遣之元兵薄城卯發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於從容堂林開門降伯顏入城問太守何在左右以死對深嘆息之命具棺衾合葬于池上祭其墓而去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於池州下流之丁家洲夏貴以戰艦

元伯顏進戰
孫虎臣夏貴
先走似道奔
維揚

二千五百艘橫亘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貴嘗
失利于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又恐虎臣新進出
已上殊無鬪志會伯顏令軍中作大柂數採薪芻置
其上揚言欲焚舟諸軍但晝夜嚴備而戰心少懈伯
顏分步騎夾岸而進麾戰艦合勢衝虎臣軍時阿木
與虎臣對陣伯顏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
阿木以划船數千艘乘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
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過其妾所乘舟衆見之謹
曰步師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

船呼曰彼衆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遽
鳴鉦收軍舳艫顛蕩乍分乍合阿木以小旗麾將校
帥輕銳橫擊深入諸軍回棹前走伯顏以步騎左右
掎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赤軍資器械盡爲
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計事項之虎臣至撫
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
之矣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何以戰
師相惟有入揚州招潰兵迎駕海上吾當以死守淮
西耳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舸奔還揚明日潰

元陷饒州

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慢罵之者。江漢守臣皆棄城遁。太平和州無為，俱相繼降元。壬戌元兵略饒州，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來取降款，通判萬道同陰使所部斂白金牛酒備降禮，微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陴，眾皆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牘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死之。郴州守趙崇源寓居城中，亦死之。萬道同以城降，初江萬里聞襄樊破，鑿池芝山後圃，扁其亭

江萬里赴止水死，子鎬等從之。

曰：止水人莫喻其意，及聞警，執門人陳偉器手曰：大勢不可支，余雖不在位，當與國為存亡。至是元軍執其弟知南劍州江萬頃，索金銀不得，支解之。萬里赴止水死，左右及子鎬相繼投池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者斂葬之。乙丑賈似道至揚州，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詔下公卿雜議，左丞相王爚請堅蹕未決，以已不能與大計乞罷。不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慶元則于平江，事勢危急，則航海幸閩，不

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

文天祥入衛

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鄂州守將張世傑率兵入衛。復饒州。陳宐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丙寅，以文天祥為江西安撫副使，知贛州。勤王詔至贛，天祥捧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洞山蠻，有眾萬人，遂入衛。其友止之曰：「今元兵三道鼓行，破郊畿，薄內地，君以烏合萬餘赴之，是何異驅群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天下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于此。」

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庶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義勝者謀立，人眾者功濟。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妓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資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戊辰，湖南提刑李芾以兵勤王。芾性剛直，忤賈似道，貶官居家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將之勤王。時元行人郝經尚留儀真，元主復使禮部尚書中都海牙及經弟

李芾勤王

賈似道送郝
經歸

行樞密院都事郝庸等來問執行人之罪，賈似道震恐，乃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經道病，元主敕樞密院及尚醫近侍迎勞，所過父老望經流涕。時江淮招討使汪立信卒于軍，立信聞賈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遁，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召賓僚與訣，手自爲表起居三宮，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按者三，以是失聲。三日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以其家人免，或以立信二策及死告伯顏，請戮其孥。伯顏嘆息久之。

汪立信卒于
軍

伯顏入建康

曰：宋有是人，有是言哉！使果用之，我安得至此！命求其家厚恤之，曰：忠臣之家也。元博羅權軍下邳，取清河漣海，守臣俱以城降。三月癸酉，元伯顏入建康，居之時江東大疫，居民乏食，伯顏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伯顏上言曰：「百年逋敵，已扼其吭，少爾遲迴，奔播海島，後悔無及。」元主從之。詔伯顏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朮分兵駐揚州，與博羅權塔出絕宋淮南之援。伯顏分兵四出，鎮江統制石祖忠請降，朝廷以

令狐綰以廣德降元

元兵漸迫臨安命浙江提刑劉經戍吳江兩浙轉運羅林浙西安撫張濡戍獨松關山陰縣丞徐垓正將郁天興戍西安鎮起趙淮為寺丞戍銀樹東壩甲戌元兵犯無錫縣知縣阮應得出戰一軍皆沒應得赴水死乙亥元兵入嘗州知嘗州趙與鑑遁州人錢嘗以城降甲申元兵至西海州安撫丁順降丙戌知廣德軍今狐綰以城降元張世傑遣其將閻順李存進軍廣德謝洪未進軍平江李山進軍嘗州順遂復廣德軍庚寅元兵既近臨安戒嚴同知樞

曾淵子等皆遁太皇太后詔榜朝堂禁之

密院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王霖龍侍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僉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僉書事倪普諷臺諫劾已章未上亟出關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工未嘗有出一言以救國者內而庶僚畔官離次外而守令委印棄城耳目之司既不能為吾糾擊二三執政又不能倡率群工方且表裏合謀接踵宵遁平日讀聖賢書

元遣嚴忠範
等至建康爲
張濡部曲所
殺

自許謂何乃於此時作此舉措生何面目對人死亦
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在文武並轉二
資其負國棄子者令御史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辛卯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
奉國書來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伯顏曰行人以言
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
伯顏仍下令諸將各守營壘勿得妄有侵掠希賢等
至獨松關張濡部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
創死濡俊之曾孫也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

阿里海涯入
岳州

元兵入廣德
孟唐老等死
之

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願輸幣請
罷兵通好伯顏曰彼爲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
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
臨安羽至平江被殺壬辰元阿里海涯入岳州岳
州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郢復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
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里海涯督諸翼水軍屯東岸
世傑乘夜陣於洞庭湖中阿里海涯分道擊之世傑
敗走力屈乃降阿里海涯斬世傑以徇岳州總制孟
之紹舉城降夏四月元兵入廣德縣知縣王汝翼

朱禩孫高達
青陽夢炎等
以江陵降元

與寓居官趙時晦率義兵戰，孟唐老與其二子皆死，汝翼被執，至建康死之。丙午元兵破沙市城，都統孟紀死之，監鎮司馬夢求自經死。戊申京湖宣撫朱禩孫湖北制置副使高達以江陵降元，初高達解鄂州之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忌而不與，達遂怨望。至是元阿里海涯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出降。阿里海涯入城，命禩孫檄所部歸附，于是歸岐郢復鼎澧辰沅靖隨嘗德均房施荆門諸郡相繼皆降。阿里海涯

李成大父子
死義

承制並復官守江陵，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伯顏東下，阿里海涯孤軍守鄂，朕嘗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叅知政事，禩孫至上都死。庚申知金壇縣李成大率義勇兵與元兵戰，被執，不屈，與二子俱死之。時元兵東下，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朮遣李虎持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壬戌阿朮攻

李庭芝固守
揚州

阿木趨揚州
姜才力戰而
死

真州知州苗再成宗子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鶴觜
敗績庚午阿木乘勝進趨揚州姜才為三壘陣逆之
於三里溝敗之阿木佯退才逐之阿木反戰至楊子
橋易州撥發官雷大震出戰死之兩軍夾水而陣元
張弘範以十二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弘範
引却以誘之才將回躍馬出眾奮大刀直前向弘
範弘範反轡迎刺之回回應手而仆才軍遂潰阿木
與弘範追之自相蹂踐俱陷壕水死者甚眾流矢中
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死

劉師勇復常
州

元軍進薄揚州南門五月劉師勇復常州加和州
防禦使助姚訐守嘗以張彥守呂城兵威稍振繇是
浙右諸城降元者復與張世傑軍合秋七月辛未
張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等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
焦山令以十舟為方碇江中流非有號令無得發碇
示以必死元阿木登石公山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
遣健卒善殼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木居
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煙燄蔽江諸軍死
戰欲走不能前多赴江死張弘範董文炳復以銳卒

張世傑等為
阿木等所敗

橫衝世傑不復能軍奔圖山弘範追之獲白鷄子七
百餘艘師勇還常州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是月元主召伯顏還至上都面陳形勢乞卽進兵
遂拜右丞相伯顏辭曰阿朮功多臣宜居後乃進阿
朮左丞相仍詔伯顏直趨臨安阿朮仍攻淮南阿里
海涯取湖南萬戶宋都解及呂師夔李恒等取江西
八月文天祥至臨安上疏言本朝懲五季之亂削
藩鎮建都邑一時雖足以矯尾大之弊然國以寢弱
故敵至一州則一州破至一縣則一縣燬中原陸沉

痛悔何及今宜分境內爲四鎮建都統居中以廣西
益湖南而建闡于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闡于隆
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闡于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
建闡于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番陽取江東揚
州取兩淮地大力衆乃足以抗敵約日齊奮有進無
退日夜以圖之彼備多力分疲于奔命而吾民之豪
傑者又伺間出于其中如此則敵不難却也時議以
爲迂濶不報九月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先是
臺諫三學生皆上書請誅似道詔謫似道高州團練

鄭虎臣殺賈
似道于漳州

副使循州安置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爲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舟次南劍州黯淡灘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於此似道曰太皇詐我不死俟有詔卽死至漳州木綿菴虎臣曰吾爲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於別館卽厠上拉其胸殺之後虎臣爲陳宜中所殺冬十月壬戌元兵發建康分爲三道阿剌罕與魯赤將右軍出四安鎮趨獨松關董文炳范文虎將左軍出江入江陰軍伯顏將中軍入常州十一月甲申元伯顏至

伯顏屠常州姚訔等死之

常州會兵圍城知州姚訔通判陳炤都統王安節劉師勇力戰固守伯顏遣人招之不聽伯顏怒命降人王良臣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土至併人以築之且殺民煎膏取油以作砲焚其牌杖日夜攻不息城中甚急而訔等守志益堅伯顏叱帳前諸軍奮勇爭先四面並進攻二日城破訔死之炤與安節猶巷戰或謂炤曰城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日中兵至死焉伯顏命盡屠其民執安節至軍前不屈亦死師勇以八騎潰走平江丘濬曰作元史

者謂伯顏下江南不殺一人。嗚呼。常州并江南地耶。元之號令。凡攻城臨敵。但以一矢相加。遺者得卽屠之。伯顏前此潛兵渡漢。固已屠沙洋矣。至是攻常州。忿其久不下。招之不從。于是役城外居民。運土爲壘。併人築之。殺人煎膏。取油作炮。及城陷之日。盡屠戮之。一城生聚。何啻千萬。斬艾之餘。止有七人。伏于橋坎。獲免。夷性殘忍。一至此哉。彼夷狄如虎狼。殺人固其本性。而中國之人。秉史筆者。乃亦曲爲之諱。至比之曹彬。豈其倫哉。或曰。所謂不殺。謂入臨之時也。嗚呼。

伯顏至臯亭。謝太后卽遣使奉璽迎降。寂無一人敢出一語者。當是時。苟有人心者。皆不殺也。豈但伯顏哉。已丑元兵破獨松關。馮驥死之。守將張濡遁。獨松旣破。隣邑望風皆遁。朝廷大懼。時勤王師尚三四萬人。文天祥與張世傑議以爲淮。東堅壁。閩廣全城。若與敵血戰。萬一得捷。則命淮師以截其後。國事猶可爲也。世傑大喜。陳宐中白太后降詔。以王師務宜持重。議遂止。是年元軍盡陷江西諸郡縣。都統密祐死之。

文天祥進力
戰之議爲陳
宐中所阻

張洵曰劉整自金亂入宋。隸孟珙麾下。以十二人取信陽。有賽李存孝之稱。既知瀘州。扞西邊。歷功。南方諸將皆出其下。忽叛附蒙古。爲畫策。陷襄陽。淮南臨安。遂俱不守。亡宋賊臣整罪居首。與郭藥師有同誅焉。然藥師之叛。童貫招之。劉整之叛。賈似道激之。悍夫逆節。莫非謀國者。參成也。理宗開慶時。蒙古忽必烈圍鄂州。似道出援而敗。遣宋京乞和。許成圍解。整獻密計。命夏貴殺其殿卒于新生磯。上表告捷。還朝進官。

權傾內外。于是撰福華之編。幽北朝之使。宰相諱和。惟恐人知。整始與謀。頗心惡之。復會計邊費。汚誣將帥。俞興構隙。整訴不達。懼而降敵。請賂呂文德。開權場。築堡壁。而後襄樊。乃爲蒙古有也。夫似道乞和畏死而已。未敢望成。和議旣成。免罪而已。未敢言功。惟僞捷之計。進而後飾功之念。起飾功之念。急而後忌人之術。深昔所共謀。今所交惡。整旣不甘爲曹世雄。向士璧。則有決而去耳。且自鄂圍解後。執郝經八年。而蒙

古始問襄陽。襄陽圍六年。樊城圍四年。而朝廷始詔李庭芝往救。凡南北交鬪之秋。皆太師酣歌之日也。勝廣兵起。而惡聞盜賊。隋師入陳。而羽書塵封。二世後主。亡不旋踵。蒙古用師歲久。而似道諱兵。日甚。宮嬪一言立誣。賜死。其意不過欲久竊鄂功。上欺天子。浸假而君非。其君臣非其臣。國非其國矣。范文虎敗逃。呂文德叛降。襄樊並失。三學上書師相督師。之請天下固。孤注似道。不知蕪湖江上之潰。似道又孤注宋室也。帝熯新立。賊整將兵出淮南。銳欲渡江。伯顏不可。聞文煥入鄂。失聲發憤。死於無爲城下。似道視師畏整未發。既知其沒。喜得天助。上表輒行。奔北極死。當日爲國患者。外賊莫若整。內賊莫若似道。俱死於德祐之初。載勢若可回。而禍終不造。宋之亡也。積於理宗之四十年。成於度宗之十年。一孺子王疾病方發。卽斃。二凶烏能殺乎。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六 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二十七
元伯顏入臨安
帝熈德祐二年春正月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於元
於元先是元軍既迫朝廷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
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
伯顏於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中自古禮不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七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元伯顏入臨安

遣劉岳奉表稱臣於元

帝熈德祐二年春正月遣監察御史劉岳奉表稱臣
於元先是元軍既迫朝廷遣柳岳奉書如元軍前稱
廉尚書之死乃盜殺之非朝廷意乞班師修好岳見
伯顏於無錫泣請曰嗣君幼冲在衰絰中自古禮不

伐喪凡今日事至此者皆奸臣賈似道失信誤國耳伯顏曰汝國執戮我行人故我興師錢氏納土李氏出降皆汝國之法也汝國得天下于小兒亦失於小兒其道如此尚何多言岳還陳宐中復奏遣岳及陸秀夫呂師孟等求稱侄納幣不從則請稱侄孫且敕呂文煥令通好罷兵秀夫等見伯顏於平江伯顏不許至是太后命用臣禮復往陳宐中難之太后涕泣曰苟存社稷稱臣非所較也遂遣岳奉表稱臣上尊號歲貢銀絹二十五萬兩疋乞存境土以奉蒸嘗且

陳宐中請太后遷都失期不入

約伯顏會長安鎮以輸平時陳宐中以元不許和計無所出乃率群臣入宮請遷都太后不許宐中慟哭以請太后命具裝以俟及暮宐中不入太后怒曰吾初不欲遷而數以爲請顧欺我耶脫簪珥投之地遂閉閣群臣請見皆不納蓋宐中實以翌日行倉率失於奏耳甲申元伯顏至長安鎮陳宐中違約不往議事伯顏乃進次皇亭山阿剌罕董文炳之師皆會遊騎至臨安府北關文天祥張世傑請移三宮入海而已帥衆背城一戰宐中不許白太后遣監察御

互中白太后
上傳國璽降
表于元而遁
歸清澳

史楊應奎上傳國璽降表曰宋國主熈謹百拜奉表
言熈渺然幼冲遭家多難權奸賈似道背盟誤國至
勤興師問罪熈非不能趨避以求苟全今天命有歸
熈將焉往謹奉太皇太后命削去帝號以兩浙福建
江東西湖南二廣四川兩淮見存州郡悉上聖朝爲
宗社生靈祈哀請死伏望聖慈垂念不忍熈三百餘
年宗社遽至殞絕令趙氏子孫世世有賴不敢弭忘
伯顏受之遣使詔宐中出議降事而使囊加歹奉璽
表赴上都是夜宐中遁歸温州之清澳 戊子命文

文天祥使元
軍伯顏執之

天祥吳堅謝堂賈餘慶使元軍見伯顏于明因寺天
祥因說伯顏曰北朝若以宋爲與國請退兵平江或
嘉興然後議歲幣與金幣犒師北朝全兵以還策之
上也若欲毀其宗社則淮浙閩廣尚多未下利鈍未
可知兵連禍結必自此始伯顏以北詔爲辭顧天祥
舉動不嘗疑有他志留之軍中遣堅等還天祥怒數
請歸曰我之此來爲兩國大事何故留我伯顏曰勿
怒君爲宋大臣責任非輕今日之事正當與我共之
令萬戶忙古帶宣撫唆都羈縻之且以其降表不稱

臣仍書宋號遣程鵬飛洪君祥偕來使賈餘慶復往
易之 二月丁酉帝率文武百僚詣祥曦殿望元闕
上表乞爲藩輔 元伯顏承制以臨安爲兩浙大都
督府命忞兀台范文虎入城治都督府事又令程鵬
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吳堅賈餘慶等
檄諭天下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名鉉翁獨不署鵬飛
令縛之鉉翁曰中書省無縛執政之理歸私第以待
命可也乃止 元伯顏進屯湖州復令呂文煥范文
虎等慰諭太皇太后文煥因使人上表謝而出有曰

茲銜北命來抗南師視以犬馬報以仇讐非曰子弟
攻其父母不得已也尙何言哉伯顏令張惠阿刺罕
董文炳張弘範唆都等封府庫收史館秘書省圖書及
百司符印告敕罷官府及侍衛軍 以賈餘慶劉岳

吳堅謝堂家鉉翁並充祈請使如元元伯顏引文天
祥與堅等同坐天祥面斥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
呂文煥從旁慰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孟父
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合族爲逆尙何
言文煥等慙恚伯顏遂拘天祥隨祈請使北行是日

賈餘慶等並
充祈請使如
元

元兵屯錢塘江沙上潮三日不至

元兵屯錢塘江沙上臨安人方幸波濤大作一洗而空之潮三日不至 丁未元詔諭臨安新附府州司縣官吏軍民曰間者行中書省右丞相伯顏遣使來奏宋母后幼主暨諸大臣百官齋璽綬奉表附降朕惟自古降王必有朝覲之禮已遣使持往迎致爾等各守職業其勿妄生疑畏仍命伯顏就遣宋內侍王埜入官收宋國袞冕圭璧符璽及宮中圖籍寶玩車輅輦乘鹵簿麾仗等物 是月夏貴以淮西叛降元時阿朮屯淮南東道其西道屬之萬戶昂吉俾駐和

夏貴以淮西叛降元福死之

州進攻廬州夏貴以書抵伯顏曰願毋廢國力攻奪邊城若行都歸附邊城焉往至是舉所部納款于元元以貴為淮西安撫使有洪福者貴家僮也從貴積勞知鎮巢軍貴既北降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往福斬之元兵攻城久不拔貴至城下好語語福請單騎入城福信之門發而伏兵起突入執福父子屠城中貴泣殺福子大源大淵呼曰法止誅首謀何乃舉家為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人求活耶次及福福大罵貴數不忠請身南向死以明不肯背國聞者

宮女死者百數

伯顏入臨安以帝及皇太后全氏福王與昺等北去

流涕。元人索宮女內侍及諸樂官。宮女赴水死者以百數。三月丁丑，元伯顏自湖州市入臨安城，建大將旗鼓，率左右翼萬戶巡城，觀潮于浙江，又登獅子峰，觀臨安形勢。部分諸將，時福王亦自紹興至，伯顏深慰之。太皇太后及帝欲與相見，伯顏曰：「未入朝，無相見之禮。」明日發臨安，阿答海等入宮宣詔，免牽羊繫頸之禮。趨帝及太后入覲，太后全氏泣謂帝曰：「荷天子聖慈，活汝，宜拜謝禮畢。」帝與太后肩輿出宮，太皇太后謝氏以疾留內，與昺及沂王乃猷度宗母。

李庭芝姜才出兵奪兩宮不克

隆國夫人黃氏并楊鎮謝堂高應松庶僚劉哀然三學生等皆行。大學生徐應鑣與其二子琦崧一女同赴井死。元伯顏引兵北還，以忙兀台鎮浙西，唆都鎮浙東，董文炳阿剌罕經略閩浙，未下州郡。閏月，帝及太后隨元兵北行，至瓜洲，李庭芝姜才涕泣誓將士出兵奪兩宮，將士皆感泣，乃盡散金帛犒兵，以四萬人夜擣瓜洲，戰三時，元兵擁帝避去，才追戰至浦子市，夜猶不退，阿朮使人招之才，曰：「吾寧死，豈作降將軍耶？」真州苗再成亦謀奪駕，不克。五月丙申。

元主廢帝為瀛國公

元主忽必烈廢帝為瀛國公初吳堅等至燕不得命留館中賈餘慶病卒惟家鉉翁聞國亡旦夕哭泣不飲食者數日元主高其節欲官之鉉翁義不二君直辭不受帝及太后至燕高應松亦不食卒堅及鉉翁迎謁伏地流涕稱謝奉使無狀不能保存社稷帝遂赴上都見元主于太安殿元主尋命帝為僧全太后亦為尼于正智寺時太皇太后謝氏以病獨留臨安後元人忽自宮中昇其床以出侍衛七十餘人同赴燕降封壽春郡夫人留燕七年而終福王與昺亦降

元人以太皇太后謝氏赴燕

封為平原郡公元主嘗召宋降將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道專國每優禮文士而輕武臣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曰似道實輕爾曹特似道一人之過汝主何負焉正如爾言則似道輕爾也固宜元伯顏入朝元主命百官郊迎以勞之既至拜為同知樞密院事以陵州藤州戶六千為食邑秋七月李庭芝姜才赴召至泰州揚州守將朱煥泰州裨將孫貴等皆降于元庭芝才死之淮東盡陷初臨安既陷阿朮以太皇太后手詔諭庭芝使降庭芝

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及帝次瓜洲太皇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尙欲固圉耶今吾與嗣君旣已臣元卿尙爲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餘皆奔去阿朮乃遣兵守高郵寶應以絕其餉道博羅權又攻拔泰州之新城驅夏貴淮西降卒至城下以示庭芝幕客或勸爲計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復遣使者持元主詔招庭芝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其詔于俾上旣而淮安盱眙泗州以糧盡降元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又令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藥以給之兵有自食其子者然猶力戰不屈姜才聞高郵米運將至出步騎五千戰於丁村自夜達旦元兵多敗董士元戰死阿朮使伯顏察救之所將皆阿朮麾下才軍識其旗幟皆潰才脫身走阿朮請元主降詔赦庭芝焚詔殺使之罪令歸欵庭芝不納會福州使至庭芝命制置副使朱煥守揚而自與姜才將兵七千趨泰州將東入海庭芝旣行煥卽以城降阿朮分道追及庭芝殺步卒千

餘人庭芝走入泰州阿朮圍之且驅其妻子至俾下
詔降會姜才疽發背不能戰泰州裨將孫貴胡惟孝
尹端甫李遇春開北門納元軍庭芝赴蓮池中水淺
不死遂與姜才俱被執至揚州阿朮責其不降才曰
不降我也憤罵不已然猶愛其才勇未忍殺之朱煥
請曰揚自用兵以來積骸滿野皆庭芝與才所爲不
殺之何俟阿朮乃皆殺之揚民間者莫不泣下有宋
應龍者爲泰州諮議官泰守孫良臣之弟舜臣自軍
中來說降良臣詔應龍與計應龍極陳國家恩澤君

臣大義請殺舜臣以戒持二心者良臣不得已殺之
及泰州降應龍夫婦自經死未幾真州亦陷苗再成
死之先是元兵自元年十月圍潭州湖南安撫兼知
州事李芾拒守大小戰數十合至是年正月阿里海
涯督戰益急與諸將畫地分圍決湟水以櫛梯衝城
城中大窘力不能支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吾屬爲國
死可也如民何芾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
今日也汝第死守若再復言吾先戮汝元兵登城蟻
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可爲乃爲二

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迂濶事毅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於地下耳既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酬之因留兵佐會飲夜傳令猶手書盡忠字爲號飲達旦諸佐出叅議楊寔赴園池芾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而後殺我忠伏地叩頭辭以不能芾固命之忠泣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盡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哭舉身投地乃自刎幕僚陳億孫顏應焱皆死潭民間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縊林木者相望守將吳繼明劉孝忠以城降阿里海涯傳檄諸郡繇是袁連衡永都全道桂陽武岡皆降寶慶通判曾如驥亦不屈而死

張溥曰度宗在位十年而崩年已五十三矣三子皆幼建國公昞差長當立賈似道獨主嫡而立嘉國公焜志在貪幼少攘定策也乃帝四歲卽位而元兵渡江六歲而身卽北遷瀛國降封宋祚未覆何不幸也似道始立度宗以周公自

詡繼立帝。暴威福益專。不意江上師潰。殛死漳
州。國窮勢極。雖甚權貴。無逃僇死。惜乎又繼以
陳宐中也。宐中在大學時。與黃鏞等上書攻丁
大全。拘管他州。士論有六君子之稱。公正發舒。
近矯矯者。然大全之逐。似道爲之。宐中因此驟
顯。遂黨賈氏。咸淳之際。寒蟬不鳴。且爲劾程元
鳳。以逢其欲。德祐元年。聞蕪湖喪師。疑似道已
死。卽疏請正罪。其反覆譖詐。固小人之靡也。似
道死。宐中進。伯顏已入平江。計無所出。先請遷

都。後請迎降。議成而道若不聞焉。說者曰。元帥
席捲臨安以上。俱非宋有。崛起一隅。勢不可得。
無已而爲秦子嬰。晉重貴。非本心也。然當日國
勢淮東未滅。閩廣尚全。奮衆血戰。事猶可爲。卽
獨松關旣破以後。元兵直逼臨安。三宮移海。將
士背城存亡一決。愈于待斃。乃文天祥張世傑
兩進策。而宐中兩阻之。僅稱臣奉璽。肉袒求活。
則直以國授虜矣。靖康之亂。欽宗再如青城。吳
革請止。何桌等不聽。二帝竟北。夫徽欽如金罪。

不在金宋自如也。帝熈朝元罪不在元。宋自朝也。金之寇宋。天下有南有北。則立僞帝而去之。元之寇宋。天下皆北。無南。即盡取而有耳。寇吳乞買。忽必烈始願。豈遽若是哉。至元年間。郭少師南歸。與謝枋得言。元本無意江南。頓兵待和。行人不至。師漸深入。宋遂挈數百年宗社而降。主降者誰。陳宐中也。似道才短于景。延廣而挑。釁則同。宐中行。齊于李崧。馮玉而無君。尤甚宋室煨燼。與石晉並譏。尤從來中國所羞也。

終卷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八

北海馮 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 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二王之立

帝熈德祐二年春正月癸未進封吉王。是為益王。判福州。信王昺為廣王。判泉州。初召文天祥知臨安府。天祥辭不就。請以福王秀王判臨安。係民望。身為少尹。以死衛宗廟。又乞命吉王信王鎮閩廣。以圖興復。

以吉王昺判福州信王昺

判泉州

文天祥杜詩
等亡入真州
苗再成與圖
大舉李庭芝

惑于訛言使
再成殺之天
祥等遂入海
如温州

俱不許至是宗親復請太后從之以駙馬都尉楊鎮
及楊淑妃弟亮節俞充容弟如圭提舉二王府事

戊子駙馬都尉楊鎮等奉益王廣王走婺州楊淑妃
秀王與擇從行以元軍將入臨安故也二月元伯

顏遣范文虎以兵追二王楊鎮得報即還曰我將就
死於彼以緩追兵楊亮節等遂負二王及楊淑妃徒

步匿山中七日統制張全以兵數十人至遂同走温

州三月文天祥自鎮江與其客杜沂等十二人夜
亡入真州苗再成出迎喜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

特二閩少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問計將安出再成曰

今先約淮西兵趨建康彼必悉力以捍吾西兵指揮

淮東諸將以通泰兵攻灣頭以高郵寶應淮安兵攻
楊子橋以揚兵攻瓜步吾以舟師直擣鎮江同日大

舉灣頭楊子橋皆沿江脆兵且日夜望我師之至攻
之即下合攻瓜州之三面吾自江中一面薄之雖有

智者不能為之謀矣瓜步既舉以淮東兵入京口淮
西兵入金陵要其歸路其大帥可坐致也天祥大稱

善即以書遺李庭芝遣使四出約結初天祥未至真

時揚有逸卒言元密遣一丞相入真州說降矣。庭芝信之，以天祥爲元說降也，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忍，給天祥出相城壘，以制司文示之，閉之門外。久之，復遣二路分覘天祥，果說降者，卽殺之。二路分與天祥語，見其忠義，亦不忍殺，以兵二十人道之。如揚，四鼓抵城下，聞候門者談制置司下令捕文丞相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爲清江劉洙等，入海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不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入板橋。元兵又出，衆走入叢篠中，兵入索之，執

杜澣金應以去。澣應以所懷金與卒得逸。二樵者以檐荷天祥至高郵稽家莊，稽聳迎天祥至其家，遣子德潤衛送至泰州，遂繇通州泛海如溫州，以求二王。閏月，陸秀夫、蘇劉義等聞二王走溫州，繼追及于道，遣人召陳宐中於清澳，宐中來謁，復召張世傑于定海。世傑亦以所部兵來溫之江心寺，舊有高宗南奔時御座，衆相率哭座下。奉益王爲天下兵馬都元帥，廣王副之，發兵除吏，以秀王與擇爲福建察訪使，先入閩中，撫吏民，諭同姓，檄召諸路忠義，同獎王室。

陳宜中等以
二王入閩

會太皇太后遣二宦者以兵百人召二王還臨安。宜中等沉其兵于江中，遂入閩。時黃萬石降元，以嘗為福建漕使，欲取全閩為己功。汀建諸州方謀從萬石，欵送聞二王至，復閉門拒萬石。南建守臣林起鰲遣軍逐之，萬石敗走。其將士多來歸，兵勢稍振。宐中等遂傳檄嶺海，言夏貴已復瀕江州郡，元諸戍將以江路既絕，不可北歸，皆欲托計事還靜江。獨廣西宣慰使史格曰：君等勿為虛聲所懼，待貴踰嶺，審不可北歸，取途雲南，未為不可。豈敢輒棄戍哉。元行省又欲

史格為宗之罪人

益王即位於
福州

棄廣之肇慶德慶封州，併戍梧州，亦為格所沮。五月己未朔，益王即位於福州，改元景炎。遙上帝尊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又上太皇太后尊號冊。楊貴妃為皇太妃，同聽政。升福州為福安府，以太都督府為垂拱殿，便廳為延和殿。王剛中知福安府。是日有大聲出府中，眾皆驚仆。進封弟昺為衛王。以陳宜中為左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陳文龍劉黼參知政事。張世傑為樞密副使。陸秀夫為直學士。蘇劉義主管殿前司。詔以趙潛為江西制置使，進兵邵武。

趙潛等分道
興復

謝枋得為江東制置使進兵饒州李世達方興等進兵浙東吳浚為江西招諭使鄒鳳副之毛統孫海道至淮約兵會合仍詔傅卓翟國秀等分道出師興復帝室文天祥至行都拜右丞相兼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天祥以國事皆決于陳宐中固辭不受乃以為樞密使同都督天祥使呂武招豪傑于江淮杜滸募兵于温州六月丁卯元兵入廣州廣東經畧使徐直諒遣其將梁雄飛請降于隆興阿里海牙假雄飛招討使使徇廣東既而直諒聞益王即位乃命權

黃俊死義

通判李性道摧鋒軍將黃俊等拒雄飛於石門性道不戰俊戰敗直諒棄城遁雄飛入廣州諸降將皆授以官俊獨不受被殺吳浚聚兵於廣昌遂復南豐宐黃寧都三縣翟國秀取秀山傅卓至衢信諸縣民多應之者會浚兵遇元兵敗走國秀引還卓兵亦敗詣元兵降秋七月文天祥開府南劍州經畧江西天祥欲還温州進取陳宐中以已棄温州入閩欲倚張世傑復浙東西以自洗濯遂不從天祥請而命開府南劍八月秀王與釋圍婺州元董文炳拒之與

文天祥欲還
温州進取陳
宐中阻之命
開府南劍

釋乃還。時楊亮節居中秉權，與釋自以國家親賢，多所諫止，遂犯忌嫉。諸將皆憚之。至是，詔出兵浙東。朝臣言與釋有，劉更生之忠，曹王臯之孝，宜留府以隆國本。譖者益急，卒遣之。以王積翁爲福建招捕使，積翁兼知南劍州，備禦上三州，副使黃恮兼知漳州，備禦下三州。張世傑遣都統張文虎與吳浚合兵十萬期必復建昌，與元將李恒戰，兵敗，浚奔寧都。九月，元軍分道寇閩廣，阿剌罕、董文炳及忙兀台、唆都、以舟師出明州，塔出及呂師夔、李恒等以騎出江。

熊飛復韶州

西。東莞民熊飛爲元人守潮惠，聞趙潛至，卽以兵應之，攻梁雄飛於廣州，雄飛遁去，遂復韶州。新會令曾逢龍亦帥兵至廣州，李性道出迎謁，飛與逢龍執性道殺之，潛遂入廣州。時知邕州馬瑩將入衛，而臨安已陷，因留靜江，總屯戍諸軍。會元使阿里海牙取廣西，瑩發所部及諸峒兵守靜江，而自將三千人守巖關。元兵攻關不克，乃以偏師入平樂，過臨桂夾攻瑩。瑩退保靜江，阿里海牙使人招降，瑩發弩射之。攻三月，瑩不解甲，前後百餘戰，城中死傷相籍，訖無

劉自立以韶
州降元熊飛
赴水死
阿刺罕等入
處州秀王與
釋等死之

降意。冬十月文天祥帥師次于汀州。天祥遣趙時
賞等將一軍趨贛以取寧都。吳浚將一軍取雩都。劉
洙等皆自江西起兵來會。元呂師夔等將兵度梅
嶺。趙潛使熊飛及曾逢龍禦元軍于南雄。逢龍敗死。
飛走韶州。元軍圍之。守將劉自立以城降。飛率兵巷
戰。敗赴水死。十一月元阿刺罕董文炳入處州。秀
王與釋與弟與攄子孟備及觀察使李世達監軍趙
由瑒察訪使林温被執。皆不屈而死。知處州李珪知
瑞安府方洪俱以城降。元兵入建寧府邵武軍。

陳宜中張世
傑奉帝入海
避北兵

北兵既逼。陳宜中張世傑備海舟。奉帝及衛王楊太
妃登舟。時軍十七萬。人民兵三十萬人。淮兵萬人。與
北舟相遇。值天霧晦冥。不辨舟得以進。王積翁叛
降元。先是積翁棄南劍。走行都。遣人納款于元。至是
元軍侵福安。積翁為內應。遂與王剛中同降。帝至
泉州。舟泊於港。招撫使蒲壽庚來謁。請駐蹕。張世傑
不可。初。壽庚提舉市舶。擅舶利者三十年。或勸世傑
留壽庚。不遣。則凡海舶不令自隨。世傑不從。縱之歸。
繼而舟不足。乃掠其舟。并沒其貲。壽庚怒。殺諸宗室。

蒲壽庚等叛
宜中等奉帝
趨潮州

林華曹澄孫
隆元陳文龍
死義其母從
之

及士大夫與淮兵之在泉者，宣中等乃奉帝趨潮州。十二月，蒲壽庚與知泉州田子真以城降元。趙潛棄廣州遁，制置副使方興亦遁。元人入福州，遂入興化軍，陳文龍死之。時降將王世強及王剛中導元兵至福，復遣使徇興化，文龍斬之，而縱其副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固守。阿刺罕復遣使招之，文龍復斬之。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諸君特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乃使其部將林華伺元兵于境上，華反導元兵至城下，通判曹澄孫開門降，執文龍欲降之。文龍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卒不屈，乃械送杭州。文龍不食死，其母繫福州尼寺中，病甚，左右視之，泣下。母曰：「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之。眾嘆曰：「有是母，宜有是子，為收葬之。」元阿里海牙破靜江，馬堅死之。先是，阿里海牙為書許馬堅為廣西大都督，堅不聽。又請元主親降，手詔諭之，堅焚詔，斬其使。靜江以水為固，阿里海牙乃築堰斷大陽小溶二江，以扼上流。決東南埭以涸其隍，城遂破，堅閉內城城守，又破之。

壘率死士巷戰，刀傷臂被執，斷其首，猶握拳奮起。立踰時，始仆。靜江破，邕守馬成旺及其子都統應麒以城降。獨壘部將婁鈴轄猶以二百五十人守月城。不下，阿里海涯笑曰：「是何足攻？」圍之十餘日，婁從壁上呼曰：「吾屬饑，不能出降，苟賜之食，當聽命。」乃遺之牛數頭，米數斛。一部將開門取歸，復閉壁。大軍乘高視之，兵皆分米炊，未熟，生鬻牛，啖立盡。鳴角伐鼓，諸將以爲出戰，被甲以待。婁乃令所部人擁一火炮，然之，聲如雷霆，震城，城壞，皆崩，烟氣漲天，外兵多驚死者。

火息，入視之，灰燼無遺矣。阿里海牙盡坑其民，分兵取鬱林、尋蓉、藤、梧等州。廣西提刑鄧得遇聞靜江破，朝服南望拜辭，投南流江而死。帝駐於惠州之甲子門，遣倪宙奉表詣元軍請降。峻都命其子百家奴偕宙赴燕。

帝遣倪宙詣元請降

端宗景炎二年春正月，元兵破汀關，文天祥欲據城拒敵。汀守黃去疾聞車駕航海，擁兵有異志。天祥乃移軍漳州。時趙孟滌等軍還，惟吳浚不至。未幾，浚與去疾降元。二月，元兵入廣州，遂陷廣東諸郡。吳

元兵陷廣東諸郡

吳浚降元天祥斬之

陳瓚起兵復興化軍

世傑復諸州

浚既降元，因至漳州，說文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元兵引還，留潛說友為福州宣慰使，王積翁副之。時北方有警，元主召諸將班師，凡諸將及淮兵在福安者，命李雄統之。三月，文天祥復梅州。陳瓚起兵復興化軍，瓚，文龍從子也。舉兵誅林華，復其城。夏四月，廣東制置使張鎮孫復廣州。五月，張世傑復潮州。文天祥引兵自梅州出，江西吉贛兵皆會之。遂復會昌縣。淮人張德興與淮西野人原寨劉源等起兵，與復司空山。民傅高舉兵應之，遂復黃州。

天祥遣趙時賞等復吉贛諸縣

世傑討壽庚陳弔眼等皆

壽昌軍用景炎正朔。元賈居貞使湖北宣慰使鄭鼎將兵拒之。鼎言鄂之大姓皆與高通，請先除之，以絕禍本。居貞不可。鼎將行，留其所善部將曰：聞吾還軍汝舉烽，城樓內外合發，當盡殺城中大姓。鼎與德興遇於樊口，戰敗溺死。六月辛酉，文天祥敗元軍于零都。秋七月，文天祥遣趙時賞等分道復吉贛諸縣，遂圍贛州。衡山人趙璠、撫州人何時皆起兵應之。乙巳，張世傑以元軍既退，自將淮兵討蒲壽庚。時汀漳諸劇盜陳弔眼及許夫人所統諸峒畬賊皆會。

以兵會

兵勢稍振，壽庚閉城自守。世傑遂傳檄諸路，陳瓚起家丁民義五百人應世傑。世傑遣將高日新復邵武軍。淮兵在福州者謀殺王積翁以應張世傑。事覺皆為積翁所殺。八月元李恒遣兵援贛，而自將攻文天祥于興國。天祥不意恒猝至，遣兵戰鍾步，不利。時鄒鳳聚兵數萬於永豐，天祥引兵就之。會鳳兵先潰，恒追天祥至萬石嶺，及之。鞏信以短兵接戰，恒駭其以寡敵眾，疑有伏，斂兵不進。信坐巨石，餘卒侍左右。箭雨集，屹不動。恒從間道就視之，創被體而死。不

李恒追天祥
鞏信力戰死

趙時賞以身代之

仆天祥至空院，兵潰。趙時賞坐肩輿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眾以為天祥禽之。恒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督叅時賞也。天祥繇是得與杜滸、鄒鳳乘騎逸去。至循州，散兵頗集。天祥妻子及幕僚客將皆被執。時賞至隆興，奮罵不屈。僚屬有係累至者，輒麾去，云：小小僉廳官耳，執之何為？得脫者甚眾。臨刑，劉洙頗自辯，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於是被執者皆死。恒送天祥妻子家屬於燕，二子死於道。九月戊申，元將也的迷失陷邵武軍，入福州，帝舟次廣之淺。

元主詔塔出
等追二王

元主詔塔出與李恒呂師夔等以步卒入大庾
嶺忙兀台唆都蒲壽庚及元帥劉深等以舟師下海
合追二王。張世傑使謝洪求進攻泉州南門不利。
蒲壽庚復陰賂餘軍攻城不力得間道求救于唆都。
至是唆都來援世傑解圍還淺灣。元遣昂吉兒等
將兵襲司空山寨破之黃州復陷殺張德興執其三
子以去傳高變姓名出走尋被獲死之。冬十月以
陸秀夫同僉書樞密院事秀夫之謫張世傑讓陳宐
中曰此何如時動以臺諫論人宐中惶恐亟召秀夫

張德興傳高
死義

陳瓚死義

還行朝時播越海濱庶事踈畧楊太妃垂簾與群臣
語猶自稱奴每時節朝會獨秀夫儼然正笏立如治
朝或時在行中淒然泣下以朝衣拭淚衣盡濕左右
無不悲慟者。甲辰元唆都至興化陳瓚閉城堅守
唆都臨城攻之矢石雨下乃造雲梯砲石攻破其城
瓚以死自誓巷戰終日獲瓚車裂之屠其民血流有
聲。十一月元將塔出初令唆都取道泉州泛海會
於廣之富場唆都既取興化軍及漳州進攻潮州守
臣馬發竭力拒守唆都恐失期乃舍之而去至惠州

世傑奉帝至井澳宜中遁入占城

帝奔謝女峽

峻都破潮州馬發死之

與呂師夔合軍趨廣州，制置使張鎮孫及侍郎譚應斗以城降，塔出遂夷廣州城。元將劉深攻帝于淺灣，張世傑戰不利，奉帝走秀山，至井澳，陳宐中遁入占城，遂不反。十二月丙子，帝至井澳，颶風大作，舟敗幾溺，帝驚悸成疾，旬餘諸兵士稍集，死者過半。元劉深襲井澳，帝奔謝女峽，復入海，至七里洋，欲往占城，不果。

三年二月，帝舟還廣州，元將塔出令峻都還攻潮州，知州馬發城守益備，峻都塞塹填濠，造雲梯，鵝車，日夜急攻，發潛遣人焚之，凡相拒二十餘日而敗，發死之。峻都屠其民。三月，元倪宙至燕，元主召塔出等北還，議二王事宜，乃留峻都蒲壽庚行省事于福州，鎮撫瀕海諸郡。文天祥以弟璧及母在惠州，乃趨之行，收兵出海豐縣，遂次于麗江浦。都統凌震及轉運判官王道夫復廣州。帝遷駐碭州。曾淵子

凌震王道夫復廣州

曾淵子起兵據雷州

至自雷州，以為叅知政事，廣西宣諭使。時淵子起兵據雷州，元兵諭降，不聽，進兵攻之。淵子奔至碭州，遂有是命。夏四月，帝崩，年十一，群臣多欲散去，陸秀

端宗崩秀夫請立衛王

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城中興者今百官有司皆具士卒數萬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爲國耶乃與衆共立衛王年八歲矣方登壇禮畢御輦所向有黃龍自海中見既入宮雲陰不見上大行皇帝廟號曰端宗楊太妃仍同聽政陳宜中入占城日候其還朝宜中竟不至時張世傑秉政而秀夫禪助之外籌軍旅內調工役凡有迹作盡出其手雖忽遽流離中猶日書大學章句以勸講五月改是年爲祥興元年乙酉升碭州爲翔龍縣

遣張應科王用將兵取雷州應科與元兵三戰不利用因降元六月張應科收兵復與元戰敗死張世傑悉衆圍城城中絕糧士以草爲食元史格漕欽廉高化諸州糧以給之世傑引還帝遷居新會之厓山時六軍所泊居雷化犬牙處而厓山在新會縣南八十里鉅海中與奇石山相對立如兩扉潮汐之所出入也故有鎮戍張世傑以爲天險可扼以自固乃奉帝移駐遣人入山伐木造行宮三十間軍屋三千間正殿曰慈元楊太妃居之升廣州爲祥興府時

世傑奉帝遷厓山

官民兵尚二十餘萬，多居于舟，資糧取辦於廣右諸郡，海外四州復刷人匠造舟楫，制器仗，至十月始罷。庚辰，升廣州爲翔龍府。元張弘範言：張世傑復立廣王，閩廣響應，宜進取之。元主以弘範爲蒙古漢軍都元帥，賜寶劍，專決軍事。弘範薦李恒自副，從之。弘範至揚州，選將拔發水陸之師二萬，分道而南。元主復命塔出留後供軍費。秋七月，湖南制置使張烈良及提刑劉應龍起兵以應。厓山雷瓊全求與潭屬縣之民周隆賀十二等咸應之。大者衆數萬，小者

不下數千。元主命阿里海牙往討，獲周隆賀十二斬之。烈良等舉宗及餘兵奔思州烏羅洞，爲元軍所襲，皆戰死。阿里海牙略地海外甚猛，唯瓊州安撫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率兵拒于白沙口，相約固守，以死自誓。日望援兵不至，繇是瓊、南寧、萬安、吉陽諸州縣及八蕃羅甸諸蠻皆附於元。八月，加文天祥少保、信國公，張世傑越國公。天祥聞帝卽位，上表自劾兵敗江西之罪，乞入朝，優詔不許，而加官爵。天祥移書陸秀夫云：天子幼冲，宰相遁荒，詔令皆出諸公。

葬端宗厓山

元軍數路並進

與珞等死義

陳懿以海舟導弘範兵濟潮陽天祥被執鄒淵劉子俊死之

之口豈得以游詞相拒會軍中太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沒詔起復之天祥長子復亾家屬皆盡九月葬端宗皇帝于厓山陵號永福冬十月元蒙古漢軍數路並進張弘範以舟師繇海道襲漳潮惠三州李恒以步騎繇梅嶺襲廣州阿里海牙遣人招安撫使趙與珞及冉安國黃之傑等於瓊州不從率兵禦之十一月瓊州民作亂執趙與珞等降於元與珞冉安國黃之傑皆死之李恒兵至清遠王道夫迎戰大敗恒遂擊凌震又敗二人棄廣州遁恒入廣

州以待弘範十二月王道夫凌震攻廣州與李恒復戰兵敗震走厓山與翟國秀軍合文天祥屯潮陽鄒淵劉子俊皆集師會之遂討劇盜陳懿劉興于潮興死懿遁以海舟導張弘範兵濟潮陽天祥帥麾下走海豐先鋒將張弘正追之天祥方飯五坡嶺弘正兵突至眾不及戰天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鄒淵自剄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元兵不窮追天祥可間走也別隊執天祥至相遇于途各爭真偽得實元遂烹子俊天祥至潮陽見弘範左右命之拜天祥不屈弘

範釋其縛以客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之舟中求族屬被俘者還之

弘範至厓山

帝昺祥興二年春正月元張弘範繇潮陽港乘舟入海至甲子門獲斥候將劉青顧凱知帝所在乃至厓山或謂張世傑曰北兵以舟師塞海口則我不能進退盍往據之幸而勝國之福也不勝猶可西走世傑恐久在海中士卒離心動則必散乃曰頻年航海何時已乎今須與決勝負遂焚行朝草市結大舶千餘作一字陣碇海中中艙外舳貫以大索四周起樓棚

如城堞奉帝居其間爲死計人皆危之厓山北淺舟膠不可進弘範繇山東轉而南入大洋與世傑之師相遇薄之且出奇兵斷官軍汲路世傑舟堅不能動弘範乃舟載茅茨沃以膏脂乘風縱火焚之世傑戰艦皆塗泥縛長木以拒火舟不焚弘範無如之何時世傑有甥韓在元軍中弘範三使韓招世傑世傑不從曰吾知降生且富貴但義不可移爾因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命文天祥爲書招世傑天祥曰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書所

過零丁洋書與之其未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弘範復遣人語厓山士
民曰汝陳丞相已去文丞相已執汝復欲何爲士民
亦無叛者弘範又以舟師據海口世傑兵士茹乾糧
十餘日下掬海水飲之水鹹飲卽嘔泄兵士大困世
傑帥蘇劉義方興等旦夕大戰旣而李恒自廣州以
師來會弘範合恒守厓山北二月都統制張達夜
襲元軍敗還癸未元張弘範乃四分其軍自將一
軍相去里許令諸將曰宋舟西艤厓山潮至必東急

攻之聞吾樂作乃戰違令者斬時黑氣出山西李恒
乘早潮退攻其北張世傑以淮兵殊死戰至午潮上
元軍樂作世傑以爲且懈不設備弘範以舟攻其南
世傑南北受敵兵士皆疲不能復戰俄有一舟檣旗
仆諸舟之檣旗皆仆世傑知事去乃抽精兵入中軍
諸軍大潰翟國秀凌震等皆解甲降元元軍薄中軍
會日暮風雨昏霧四塞咫尺不相辯世傑遣小舟至
帝所欲取帝至其舟中旋謀遁去秀夫恐來舟不得
免又慮爲人所賣或被俘辱執不肯赴秀夫因帝舟

世傑兵敗欲
取帝遁去秀
夫不從遂負
帝同溺揚太

后亦赴海死

大且諸舟環結，度不得出走，乃先驅其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帝同溺。後宮諸臣從死者甚眾。世傑乃與蘇劉義斷維奪港，乘昏霧潰去。餘舟尚八百，盡為弘範所得。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餘萬人。元卒有求物尸間者，遇一尸小而衣黃衣，負詔書之寶，取寶以獻弘範。弘範亟往求之，已不獲矣。遂以帝崩報年九歲。楊太后聞之，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正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望矣。遂赴海死。世傑葬

世傑次海陵山，颶風大作，遂溺死。

之海濱。世傑將赴占城，土豪強之，還廣東，乃回舟。巖南恩之海陵山，散潰稍集，議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岸。世傑曰：無以為也。登舵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一君亡復立一君，今又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世傑墮水溺死。史臣曰：宋雖起于用武，功成治定之後，以仁傳家，然仁之弊失於弱。中世有欲自強以革其弊，用垂其方，馴致勞擾，建炎而後，土宇分裂，猶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後，豈非禮義足以

張珪復瀘涪
後復戰死

維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結黎庶之心，歟！所可恨者，嗣主昏庸，奸臣接跡，馴至大命以傾。雖有善者，亦末如之何。區區奉二王爲海北之謀，固無救于亾。然人臣忠于所事，而至於斯，其亦可悲也夫。初元兵入蜀，惟重慶久不下。張珪自合州遣兵復瀘涪二州，數與元兵戰。元不花、汪良臣等旣陷重慶，命李德輝爲書與張珪曰：君之爲臣，不親于宋之子孫，合州爲州，不大於宋之天下。珪不答。不花至城下，營浮屠，造梯衝，將攻之。珪悉衆與良臣鏖戰，良臣身中四矢，明日督戰益急。珪與也速解兒戰，扶桑琪。元兵從後合擊之。珪兵大潰，其夜都統趙安以城降。珪率兵巷戰，不支，歸索鴆飲，不得，乃順流走涪。不花遣舟師邀之，被執至安西，解弓絃自經死。

張溥曰：帝熯入元，而端宗是立。端宗崩，而帝昺立。流離死喪，雖立猶不立也。然德祐初年，二王未建。文天祥卽請以福王判臨安，吉王信王鎮閩廣。宗子維城，勢堪鼎峙。久不見聽。及諸關兵潰，而福泉之命始下。其時晚矣。伯顏軍屯皋亭。

山○文○天○祥○張○世○傑○欲○移○三○宮○入○海○昔○城○一○戰○陳
宜○中○復○沮○之○遂○决○策○奉○璽○子○嬰○既○降○咸○陽○不○守○
忠○臣○義○士○泣○血○無○途○不○得○已○而○痛○哭○江○心○謀○立
少○帝○年○雖○冲○切○尚○稱○帝○兄○抗○一○旅○之○師○厲○必○死
之○氣○崎○嶇○嶺○海○猶○足○自○存○并○澳○颶○風○車○駕○奄○忽
天○命○已○絕○復○圖○立○君○何○能○爲○乎○論○者○謂○崖○山○不
可○居○而○奉○帝○駐○蹕○海○口○宜○先○據○而○撤○備○致○寇○寡
謀○敗○亡○非○獨○天○意○然○元○軍○大○舉○潮○陽○師○濟○張○弘
範○等○乘○潮○作○樂○鼓○勇○先○登○黑○氣○見○災○檣○旗○震○仆
獨○以○戰○勝○攻○取○責○一○世○傑○必○不○得○也○天○祥○之○如
元○軍○而○被○執○至○鎮○江○而○夜○亡○也○走○真○州○則○苗○再
成○不○納○至○温○州○則○陳○宜○中○不○容○開○府○南○劍○經○畧
江○西○汀○漳○之○間○躑○躅○維○谷○可○謂○窮○矣○猶○振○臂○大
呼○草○野○響○合○雩○都○一○捷○興○復○屢○告○當○李○陵○力○竭
之○秋○奮○王○琳○報○梁○之○志○此○一○人○者○國○家○之○所○急
世○傑○之○所○倚○也○使○在○帝○左○右○同○心○斷○金○叅○帷○幄
令○天○下○庶○共○有○成○而○轉○戰○外○方○馳○驅○靡○定○至○潰
于○興○國○執○于○五○坡○天○祥○既○虜○而○世○傑○益○孤○矣○陳

宜中能逃而不能死。陸秀夫能死而不能戰。世傑以一身犯難。廟堂寡和。蒲壽庚至泉州而縱歸。使叛張弘範至厓山而結。舶不支。臨危獨斷。不免一失。兵敗。颺作君臣皆沒。計左于咸淳。德祐而責效于景炎。祥興雖有智者不任咎也。陳瓚張烈良等起義。匡復方勝。即敗。與厓山同悲。六合全覆而爭之一隅。城守不可而爭之海島。臣心自盡。國亡無補。猶賢於當途典午。拱揖竊竊者耳。

宋史卷一百八終

宋史紀事本末卷之一百九

北海馮琦原編

日瑞

婁東張溥論正

姪聞升

姪孫紹祖同校

男永錫

玉瑞

文謝之死

帝昺祥興二年二月厓山破。張弘範等置酒大會。謂文天祥曰。國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而貳其心乎。弘範

文天祥走燕下食八日猶生

天祥正言李
羅語塞

義之遣使護送天祥赴燕道經吉州痛恨不食八日
猶生乃復食 十月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
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既而丞相李羅等
召見於樞密院天祥入長揖欲使跪天祥曰南之揖
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跪乎李羅叱左右曳之
地或抑項或扼其背天祥不屈仰首言曰天下事有
興有廢自古帝王以及將相滅亡誅戮何代無之天
祥今日忠於宋氏以至于此願早求死李羅曰汝謂
有興有廢且問盤古帝王至今日幾帝幾王一為

我言之天祥曰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吾今日非
應博學宏詞神童科何暇泛論李羅曰汝不肯說興
廢事且道自古以來有以宗廟土地與人而復逃者
乎天祥曰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
而為之必不去去者必非賣國者也予前辭宰相不
拜奉使軍前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
所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故耳李
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天祥曰當此之時
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

愍而北者非忠。從元帝爲忠。從徽欽而北者非忠。從高宗爲忠。李羅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王立不以正。篡也。天祥曰。景炎乃度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于德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奉二王出宮。不可謂無所受命。李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爲解。天祥曰。天與之人。歸之。雖無傳授之命。推戴擁立。亦何不可。李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

爲。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理。盡吾心焉。不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李羅欲殺之。而元主及大臣不可。弘範病中亦表奏天祥忠於所事。欲釋勿殺。乃囚之。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殺宋丞相文天祥。先是天祥留燕三年。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時帝求南人有才者甚急。王積翁薦之。帝卽遣積翁諭旨欲用之。天祥曰。國亡。吾分一死耳。儻緣寬假。得一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亾國之大夫。不可與圖

王積翁欲請
天祥爲道士

留夢炎不可
後遂被殺

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積翁欲令宋官謝昌言等十人請釋爲道士留夢炎不可曰天祥出復號召江南置吾十人于何地事遂寢帝知其不可屈議將釋之有以天祥起兵江西事爲言者乃不果釋至是有閩僧言土星犯帝座疑有變未幾中山有狂人自稱宋主有衆千人欲取文丞相京城亦有中山薛保住上匿名書言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爲亂丞相可無憂者朝廷疑之遂撤蓑城葦遷瀛國公及宋宗室于上都疑丞相爲天祥乃詔天祥入諭之曰

事或即夢炎不可

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帝猶未忍遽麾之退左右力贊從其請遂詔殺之於都城之柴市天祥臨刑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矣南向再拜死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天祥爲人豐頤兩目炯然博學善論事作文未嘗起草尤長於詩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于詩歌累數十百篇至是兵馬司

張毅甫負天
祥骨歸葬吉
州

籍所存上之觀者無不流淚悲慟有得其一履者亦
寶藏之尋有義士張毅甫者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
人自廣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城下以爲忠
孝所感云初天祥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皆四十
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然皆
一念向正至死靡悔廬陵鄧光薦曰天祥奉詔勤王
獨行其志屢躓而愈奮故其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
日衆從之者沉家亾族而不悔雖人心向中國思趙
氏亦繇天祥之神氣意度足以感悟之也 史臣曰

自古志士欲信大義于天下者不以成敗利鈍動其
心君子命之曰仁以其合天理之正卽人心之安耳
宋德祐亡矣文天祥奉兩孱主崎嶇嶺海以圖興復
兵敗身執終不可屈而從容伏贖就死如歸是其所
欲有甚於生者可不謂之仁哉許有壬曰宋養士三
百年得人之盛軼漢唐而過之及天命已去文天祥
萬變不渝一旦就義光明俊偉俯視一世裸將膚斂
之士不知爲何物也宋之亡守節不屈者有之未有
有爲若天祥者事固不可以成敗論也 二十五年

謝枋得力辭
程鉅夫留夢
炎之薦

夏四月徵故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初枋得遁入建陽時程鉅夫至江南訪求人才薦宋遺士三十人枋得亦在列枋得方居母喪遺書鉅夫曰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枋得所以不死者九十三年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天不憖命而奪其所恃以爲命枋得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當執事薦士時豈知枋得有母之喪衰絰之服不可入公門稽之古禮子有父母之喪君命三年不過其門所以教天下之孝也傳曰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爲人臣不盡孝

於家而能忠於國者未之有也枋得親喪未克葬持服未三年若違禮背法從郡縣之令順執事之意其爲不孝莫大焉語曰人豈不自知枋得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李左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識義理者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叩閭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爲國家扶綱常爲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典起復非美名朝臣惟徐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喪人心天理不可泯滅咸淳甲戌

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爲平章，徐直方起復爲尙書，陳宐中起復爲宰相，劉黼起復爲執政，三綱四維一朝斷絕，此生靈所以爲肉爲血。宋之所以爲肉爲血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孤大元求才之意。枋得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旣而留夢炎亦薦之，枋得復遣書夢炎曰：江南人才未有如今日之可耻。春秋以下人物本不足道，今欲求其人如呂飴甥、程嬰、杵臼、廝養卒，不可得也。紂

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敢抗夷齊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興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王倫一狎邪無賴市井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才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終不行。二十六年夏四月，福建叅知政事魏天祐執宋謝枋得至燕，不屈死之。初，天祐見時方以求才爲急，欲薦枋得

天祐執枋
至燕不屈
死之

爲功使其友趙孟迥誘枋得入城與之言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皆忠於趙一死于十五年之前一死于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失爲忠臣王莽篡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爲忠臣司馬子長云死有重于太山有輕於鴻毛泰政豈足知此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自離嘉興卽不食二十餘日不死乃復食旣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困殆是月朔日至燕問太后攢所及瀛國所在再拜慟哭已而疾甚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泣曰小女子猶爾我豈不汝若哉留夢炎使醫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獲骨歸葬信州枋得天資嚴厲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天時人事推宋必亡于二十年後每論樂毅申包胥張良諸葛亮事嘗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爲任富貴貧賤一不動其中初枋得之北行也貧苦已甚衣結履穿人有嘗德之者賜以金帛辭不受又爲詩別其

門人故友時以爲讀其辭見其心慨慷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張溥曰文天祥柴市之戮在至元之十九年時元世祖混一之第三年也二十六年謝枋得至燕不食死距天祥之死又七年矣國亡臣死兩賢獨後天下後世必推爲宋末忠義之首者以其從容赴難九死靡悔也咸淳之季元困襄陽率先戰死者有張順張貴其後范天順牛富死樊城邊居誼死新郢義士接踵史不勝書迄厓

山海陵而後止六合板蕩苟得一人卽免顛仆大宋多士人盡夷齊不能再造帝京維持一紀豈節義之力獨絀于戰功哉景定以來劉整以瀘州叛呂文渙以襄陽叛陳奕以貴州叛呂師夔以江州叛范文虎以安慶叛數人者皆宋大將賈似道所親厚也金城湯池社稷寄之一朝反戈魚羊食人入寇招叛爲虜前驅呂文福咎萬壽等紛起效尤亂莫制矣度宗之世似道以去要君帝命學士草詔堅留天祥當制不肯呈

稿宰相卽爲張志立劾罷。枋得于理宗朝教授
建寧。試宣城建康。摘似道政事爲問。陸景思上
其稿。舒有開劾竄興國軍。二臣身無言責。抵觸
權貴。放廢之餘。逃死爲幸。勤王詔下。奮發獨先。
寧當日天子。意念所及乎。唐玄宗過寵安祿山。
及其反也。河北風靡。獨平原堅守。喜曰。朕不識
顏真卿何狀。乃能如是。負國之臣。必尊且戚。死
國之臣。必卑且疎。自古然矣。似道專政兩朝。羣
小趨附。順則奴婢。逆則虎狼。始猶發難于武夫。

繼且浸淫于文士。草木臭味。下流曷怪。文天祥
張世傑。倡義孤軍。李庭芝。姜才。李芾。陳文龍等。
誓死血戰。社屋而復建。君亡而再立。遂至氣感
窮氓。勇激斬木。德祐之死。義旣盛于咸淳。祥興
之死。義尤烈于景炎。明知事無可爲。而義難更
辱。時久則守者益堅。節著則應者益衆。車書一
統。首陽尚在。斯真足以扶天壤。光日月耳。留夢
炎。狀元宰相。喪心仕虜。天祥留燕。王積翁欲請
釋爲道士。夢炎不可。後乃服刑。殺天祥者。非忽。

必烈乃夢炎也宋季逆賊前莫惡于劉整後莫
醜于夢炎熊飛傅高諸編戶咸聞而羞之然有
似道則將相皆降賊有天祥則草莽皆樂死朝
廷之賞罰絕而人心之廉耻生此烏可以形格
勢禁而得哉

